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六年四月第一百五十三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il 2016



153

- [奧地利] 維馬丁詩選
- 最好的里爾克◎
- 愈走向內心，便愈走向世界



目錄

No.153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非 馬	時間之外、雙語詩兩首	3
向 明	坐進空白、囂張的世界	3
桑 克	紀念 70 年前結束的戰爭	4
謝 勳	十里畫廊	4
羅 青	太平輪、蚊子	5
高 岸	冬日聚會	5
楊于軍	羈旅之 五首	6
于 中	禪	6
龔若晴	我未曾到過北方	6
藍 翔	夜入伊江	6
遠 方	煙雨茫茫、流螢	7
楊 玲	詩人撈影 三首	7
李 斐	今年的雪是薛西弗斯的汗水	7
李國七	最冷的冬、寂寞	8
阡 陌	等你盛開	8
戴 珏	風聲	8
彭國全	乞討 三首	9
關淑媚	旗袍美	9
杜文輝	早操、相聚	9
高潤清	十年之差	10
溫曉雲	找尋 三首	10
杜風人	拒絕剽竊 六首	11
馬晨洋	夢、在公園	11
雷 默	春歌 三首	12
銀 髮	一朵玫瑰	12
林 啟	霾	12
馬 莉	這是什麼聲音呵 三首	13
陳葆珍	將棲何處	13
澹 澹	迷路的風、夢田、心的地圖	13
君 兒	兒子的惡作劇 三首	14
依 雯	夜幕下	14
王妍丁	哪怕是一個字 二首	14
張 耳	北京的百年老樹、敏感詞	15
施 雲	騎著雲朵去旅行	15

冬 夢	禪 三首	16
周 頂	時間被黑暗吞噬 二首	16
唐德亮	觸鬚	16
張 莖	越南咖啡、西貢街頭	17
張芳學	親近春天、春花、路燈	17
星 子	搶劫	17
達 文	我的詩句、懷古詩	18
仲 彥	萬馬歸朝	18
蔡可風	一個經驗	18
嚴 力	命運、那是誰、兩道、驚醒	19
潮 聲	關於愛的速遞	19
雪 陽	世界給了我…… 五首	19
伊 沙	幸運兒、鄉愁	20
李立柏	緊急救援	20
世 賓	光從上面下來 二首	20
北 塔	男與女：羊年除夕感遇	21
于艾君	黑雪	21
徐澄泉	誰能占卜我的命 二首	21
聶 難	一隻鳥在天空飛翔	21
陳銘華	最後的一封信 三首	22
文 欽	沉默	22
江東瘦月	不羈的我	22

譯詩

秀 陶	最好的里爾克⑤	23
伊 沙	[奧地利]維馬丁詩選①	26
楊于軍	法蒂哈詩選譯④	27
戴 珏	伊莉莎白·畢謝普詩選③	28
岩 子	總是一再地……/里爾克	28

評介

朱子慶	愈走向內心，便愈走向世界	29
古遠清	如酒一樣使人沉醉	33
劉耀中	卡瓦菲	34

詩 訊 封 面

封底裡
越南富國島之春◎陳長青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 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非馬

時間之外

詩人在時間之外
撿拾了一大堆被丟棄的破銅爛鐵
抱回到時間裡來

都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兒
不曾被收入正史
更不用說獲什麼諾貝爾獎之類的了

但他知道
當年上帝創造宇宙
用的就是這些
毫不起眼的材料

【雙語詩】

William Marr's Bilingual Poems

向明 ——給詩人向明

為了把生命的陰影
遠遠拋在後頭
他日夜追尋
太陽
月亮
星星
螢火蟲
甚至路燈

但我們發現
他的視線焦點
其實落在
這些光源後面
那顆更燦爛更熾熱的
詩的恆星
特別是在烏雲密佈冰雪遍野
又恰逢停電的夜晚

Searching For The Light

—— for poet friend Xiang Ming

in order to cast the shadows of his life behind
he searches day and night
for the light — —
the sun
the moon
the stars
the flickering fireflies
even dim street lamps

yet we discover
his real focus
is on the brighter and hotter star
of poetry
behind all these sources
especially on those nights
when the sky and earth are covered
with thick clouds and heavy snow
and there is a power outage

節 日

當炮火點亮了天空
笑聲與歌聲
變成
啼叫聲

我們知道
“節日”這兩個字
一定是寫錯了

會不會是
“結日”
或
“劫日”

但在我們天真無邪的心中
我們知道是
“潔日”
“捷日”

因為我們已聽到
聖誕老人逐漸接近的笑聲
賀——賀——賀——

■向明

坐進空白

誰能坐進那時空間的空白處？
每個想遁逃的靈魂都感困頓
蒲團上已留下大片汗漬

頭上有鳥飛過
淒涼長嘯一聲
顯然答非所問

囂張的世界

風來了 浪就跟著來了
想落地生根者 趕快退位
欲見風轉舵者 趁早追隨

漂木浮漚將逐浪而至
敗絮垃圾必凌空而來
這真是一個囂張的世界

(2016/3/6)

Holiday

when gunfire and bombs
light up the sky
laughing and singing
turn into screaming

we know there must be a typo
in the word
HOLIDAY

is it
HOLLOWDAY
or
HORRORDAY

yet deep in our innocent minds
we know it's
HODAY

for we already hear
the approaching joyous laughter
of Santa Claus
HO... HO... HO...

■桑克

紀念 70 年前結束的戰爭及其他

霍爾莫津要塞勝山陣地遠眺

雖然枝葉擋著
仍能看見遠處的山水。
山是烏雲堆積，
而水則是一根發白的
皺巴巴的毛線。

火炮和坦克模型
肯定會讓村上春樹
重寫孫吳的森林。
他的同姓前輩肯定背誦過
六天六夜的地獄。

正在燃燒的
柞樹和榆樹——
車前草對蕨菜
受寵的命運多少有些
小小的嫉妒。

蟬蟲因草爬子之名
而近似喜劇演員，
而知道真相的旅行者
卻因它的殘忍
而陷於折磨的恐懼。

千人的幻影。
罐頭盒，十四年式手槍，
十釐米加農炮。
時隱時現，而對面卻是
黑壓壓正在泛紅的風暴。

再厚的水泥堡壘
也不能阻礙戰爭
開始與結束。
而年老的紅衛兵卻因自我憐惜
而受到凶猛批評。

說服力的喪失
往往從選擇性記憶開始。
不論瓊瑋的江水
還是地下通道底部潮濕的水氣
頂部的碎冰。

大塊頭的烏雲龍
即將吞併小個頭的烏雲豬。
天和地從來沒有這麼靠近過，
把手擠進雲中
就能摸到冰冷的淚珠。

注釋：霍爾莫津要塞為日軍二戰時在中國東北
修築的要塞之一，位於黑龍江省孫吳縣境內。

自新·戰爭

找到你正面的意義。
正面的意義讓我活得更痛快！而痛快於我
是沒有夢的安眠。我靜靜躺在地下旅館
的床上

我像一具真正的屍體。我在安眠。什麼
也沒有夢見

正面的意義在日本。危險的憂慮
而北方浮冰崩潰，摹仿漫天星辰。今日下午
星辰和小說同樣讓我厭倦。那些熟悉的
親切的
形容詞讓我惡心。腐爛的麵包和大麥餅

一根縫衣針。粗糙的利刃。滿臉興奮
的血漿

塗抹日常生活的無味。飽食終日與飢
餓終日

有何區別？既然正面的意義已決定光
臨人類的領土

這圓球般的機場早已落滿軍用飛機和
重磅核彈

上蒼的決心。我的心願
化作漫天蝴蝶翅膀的我的碎片。天真。
飽滿。

■謝勳

十里畫廊*

攤開一紙
十里長的白
渲染淡淡一層
微藍的薄霧

趁著上方仍然
潮濕的地方
塗抹出
幾座拔地而起的
寫意山峰
顏料中添些想像
讓石壁上
綠意昂然
讓山的輪廓
幻化成三姐妹到
黃昏戀的傳說

再換支
狼毫細筆
勾勒出
稜角像結晶的
山壁的肌理
把寫實工筆畫
推向面前
然後，點綴幾筆
清脆的鳥聲
出入林中的
採藥老人

最後，把禮讚和感嘆
寫成行雲
流水的落款
隱藏在
叢林石縫的
似與不似之間

*十里畫廊位於張家界。

2015 年寄自哈爾濱

2/26/16 初改

■羅青

太平輪

——遺忘他人的人終將被他人遺忘

在天際第一線曙光中
一艘小小的舢舨
在滔天的狂風黑水中
上下左右時隱時現的破浪蕩來

船頭邊一名男子
面對海上不斷湧現的浮油
揮舞手帕聲嘶力竭的哭喊
一名女子的小名

沙啞的聲音化為濃稠的油漬
沒有回應
濕透的手帕化為飄飛的海鳥
沒有回應

只有好奇多事的浪花
一會兒在那邊捧來
一隻象牙白的男皮鞋
一隻粉紅嫩的嬰兒鞋

一會兒又在這邊
七手八腳的學習
試戴一頂全新的黑色紳士禮帽
試用一支殘損的璧玉龍頭拐杖

一連三天從遙遠太平洋上
圍聚探視而來的波濤
每天都莊重送上晚霞的
光環與光幡

讓大片厚重浮油的表面
反映出絢麗無比的七彩
層層掩遮住所有罹難者
奮力上浮的希望與夢想

註：民國38年（1949）1月27日，
往返上海基隆的太平輪，在舟山群島白
節山附近出事沉沒，超過千人罹難。事

後有家屬買舟前往救援，一連三日，
無功而返。而襁褓中的我，則搭乘前
一班太平輪，在22日抵台。

蚊子

——張釗維《沖天》（2015）
中國空軍抗戰紀錄片觀後

遙遠的
回憶
總是像

午
夜
來
襲
的
敵
機

專門攻擊
纏繞在頭耳間飄飛的
美夢噩夢與亂夢

拍
的
一
聲
驚
醒
後

黑暗中
手掌心上
痛濺出

一
丸
殷
紅
的
殘
血

■高岸

冬日聚會

還是這條小街
通向同一座房屋
門前靜悄悄的
梧桐樹葉子都掉光了
低矮的台階空空蕩蕩
前年的人影彷彿還在門前晃動
突然屋裡爆發出一陣笑聲
按按門鈴
一個熟悉的嗓音飄到門口
像一條遠去的河流又回到面前
門開
一張蒼老的面容顯現
卻像另一個人
溫暖的手 熱情的話語
彷彿擔心這個冬天太冷
給爐火多添幾把柴火
一張張熟悉的面孔從時間的幕後走
上前台
一條條小船在狹窄的河道彙集
水面上不時傳來划槳聲 浪花聲
朋友 讓我們同乾一杯吧
一杯還不夠
用歡樂的浪花沖去心中的憂愁
在寂靜的谷底
誰的手指撥動琴弦
唱起一首老歌
青春的波浪頓時湧上河面
他的眼角似乎閃著淚花
為什麼當兩鬢霜白就如此熱愛老歌
因為他想用回憶的手
緊緊抓住
永不再來的青春

2016年寄自加拿大

■楊子軍

羈旅之一

雨
從樹梢滴到屋檐
到石階
濺到我腳面 再濺到你
被你抖落
就像尷尬

其實我更想做窗台上避雨的
一隻偶然的鳥兒
相對 無言
待雨停
就自然飛走

羈旅之二

雨
從凌晨到黃昏
世界沒有傾斜而是更加清晰
我一直看你
看不見就聽
因為回憶太少需要不斷重覆
但是落下之前
雨
沒有聲音

羈旅之三

雨
只是下著
彷彿眾生
只是存在
不明來歷 也不明來意
或者是你
多下一次 就模糊一層
無論感恩還是抱怨
都多一個理由

■于中

禪

那一襲單衣
你披上我
披上你
12/1/15 寫於休士頓

羈旅之四

雨
曾經和我無關
直到我開始寫你

情緒
無法選擇
星星點點 或如潮如湧
有痕或無痕

無根無莖
卻可以開出花來
都是你在天外的播撒

羈旅之五

雨
厭倦了也不會停止
因為不再有感覺

節氣
是水的遷徙
自願
或者被迫

這樣下著
淹沒或激發所有的想像
把偶然變成必然

2016.2.19

■龔若晴

我未曾到過北方

我未曾到過北方
那裡的春天羊群四散
牧人扯扯帽檐走進滿城飛絮

一朵桃花還沒有攢好
春天便過去了
於是只得靠窗坐下
百無聊賴，昏昏欲睡

忽然有誰說
是不是該練練大舌音

這樣下個冬天
不至於被西班牙的風捲入坎塔布連海中

你似乎還要讀誰的演說
故作隨意地咬詞
語調順著講稿滑下來
重音號開始懷念南方 格蘭納達的石獅子

還是給你讀首詩吧
有人從江南的枝椏上把它摘下來
那裡沒有匆忙趕路的羊群
只有平仄 沒有清濁

■藍翔

夜入伊江

告別夕陽醉紅了的臉
霧為你蓋上了被子
墨綠的山
林間小鳥
為你沉靜下來
漁家的燈火
江面上低低細語
漁舟裡的微光
江畔昏昏欲睡
夜在天空
輕輕撒下耀眼的白鑽
一粒、兩粒、三粒……
直到撒滿整個天空
等待第二天黎明的拾取

2016.3.4 於密城

■遠方

煙雨茫茫

一脚踩空
撞上你
剎那間
開解了半世的因緣

江南四月
很遠很遠了
只為當年
錯失了那條雨巷
那陣斜斜的風
那個裊裊的
丁香夢

從此
只能任由煙雨
一年四季
在心裡迷迷茫茫

流 螢

從歷史的腹地來
提一盞燈
晃晃悠悠
無邊的暗夜
包裹著
神魂的戰戰兢兢

你的心力夠嗎
定力夠嗎
眼力夠嗎
有那麼多的冤假錯案
那麼多的機關陷阱
虎視眈眈

■楊玲

詩人撈影

詩人很敏感
常在感動之後
認真地用詩編織成網
一次又一次
打撈不存在的純潔和影子

雨季過去了

久違的太陽露臉了
光芒掃盡烏雲

一直浸泡在雨季的心
終於放晴了
歌唱了

傳 說

月亮
一天天瘦了
我向她要減肥藥

月亮說
她只是一個不老的傳說

不要告訴我
你只流連忘返於
唐詩宋詞的旖旎風光
只學會在輕羅小扇
紅袖素手中打趣逗樂
翻幾個筋斗而已

■李斐

請不要走在我前面，因為我不會做跟隨者。
請不要走在我後面，因為我不會做領導者。
請走在我身邊，當我是朋友。
——卡繆 Albert Camus (1913-1960)

今年的雪是薛西弗斯的汗水

對於人為的施暴習慣了
以聳肩和側身相避來表示
但是今年大自然的施暴
唯商借薛西弗斯的力氣和汗水
每天一鏟一鏟推高又落下
不停無休的冰雪
冰封美加東北部家家戶戶
薛西弗斯為人類無止息的流汗
人類垂首回報大自然義務勞役
無數撞毀的車輛受傷的人群
被困在結冰公路上串連成隊
房舍農地林木高低都是雪堆
喪失生命的不幸者視為常態
商業的停頓機場的封鎖
稱做不眠城市底大蘋果
也在偷懶打烊閉目休息
地下鐵道市長下令封城
非必要街頭行客被驅走
趕著回家底路人對電視訪問頻說
三十秒外骨頭不屬自己了
中央公園琉璃動地幻境暗嘆自賞
氣象學家紛紛表達高見
未來氣候變化更形惡劣
許多不明確的因素醞釀
非週期性所預測成突變
若抬頭上望籠罩的陰霾和雪暴
人類對環境破壞要付沉重代價
再看政治的高壓和經濟的利益
兩隻厚重靴子殘踏對保護環境
別去再亂化研發殺人武器費用
氣候變遷的衝擊將會無盡期停息
請修補大地上大家門前門後漏洞
我想以後應該向薛西弗斯
再借汗水似乎還不夠
加上鹹鹹眼水押利息
一面流著去嚐眾生自栽的苦果

2015年3月15日紐約

■李國七

最冷的冬

春節初二凌晨打香港抵達北京城
划過淒冷的街道回歸寂寥的公寓
打開行囊，拉杆箱承載著小孩滿溢的思念
比如某次到泰國旅遊他買下的大象襯衫
比如上學調皮時隨手畫就的老爸人頭塗鴉
比如 iPhone 裡頭我下載或拷貝的生活照
那是我錯過的他的成長足跡
一些可以追溯記錄或追憶還原
更多的，隨著時間堪稱遺失的遺憾
梳理思維，心情竟低落成最冷的冬
於是我寫詩，不想寫詩是不可能的

打開筆記本電腦打字
公寓寂寞的喘息與呼吸
唉，我是與公寓一樣寂寞
沿著窗簾漏進來的是北風的聲響
刮著玻璃窗鏡散發貓抓蕩騷的浪聲
突然我想起老年詩人意淫的蜚語
那是我早年曾經俏帥無比的偶像
怎麼從偶像前往金魚伯伯的那條路上
不經意就把人都晾在時間的背光處
(時間、青春與形象都哪兒去了?)

當時集散匆匆，朋友與我在機場點心店
借助手機留影、閑聊
聊文學、生命還涉及一些人家的瑣事
沒有傾訴的是私事比如每次返鄉
(當領袖們強調主權、次權之分
還可以冠以家鄉之名嗎?)
國如此，家如是
冠以親情的那些人
不外還是為了遺產的那些破事
集散匆忙的回鄉總是碎成一地的失望

今夜寫詩，心情肯定不是平靜的
(已經多長時間不再平靜了?)
公寓的寂寥、冷凍
會否已到最冷的冬?

■阡陌

等你含苞
你卻在冰寒中
傲然凝霜

等你盛開

等你綻放
你卻像跌落在
冷凜料峭中的彤彩

明明初春了
你卻在皚皚的
雪峰下 徐徐
嫣然 忸怩含羞

我將別山城
怕是滿山桃黛
窈窕盛開了
誰還與你分享朝暮?

誰還等著為你披上
詩的衣裳?

寂寞

島城藍綠色的海水依舊
沿海岸線興建的機場
卻依稀看到寒冬寫照
寫在旅客工作人員的臉龐肢體動作
那是經濟與政治方面的
相互影響?
相輔相成?
空間刮著攝氏 21 度的風
一邊充電一邊臆想
左手邊一群年輕人歡唱新年到
右手往前一點財神派送紅包
在想活到今天是一場意外
還是精心編織的計劃
在想都是沒有後代的人
累積的金錢最後
不是回歸政府就是回饋社會
或許索性花完
但——弱弱的我在想
我們家丞永呢?

■戴玗

盛夏，正午，
我吃著剛煮好的速食麵；
樓外陽光燦亮，
不時傳來一陣陣鳴鳴聲，
這絕非蟬咽，而是寒冬才會
聽到的風聲。

風聲

好像有強颱風就要登陸
東南某省了。

我吃著滾燙的速食麵，

回想幾天前乘車回上海：
天氣陰霾，悶沈沈的，像要下雨，
卻始終都下不下來。
我們在高速公路上
不息的車流中騰挪。
左邊一棟棟灰白的住宅樓和鐵青的辦公樓
緩緩向後移動，然後是大片的廠房；
右邊是農田，在遠方
褪色的黃綠朦朧間，
有幾處人家，接著是幾片荒地。
我們穿過好似麻花的一團高架樞紐，
離市區便不遠了。
經過了一大片齊整如積木的別墅區，
迎來的是一大片狼藉的工地，
裏面伸著十幾隻幾十米高，
在半空伺機抓取的鐵臂；
這都是大都市延互的觸鬚，
是投資者的又一處殖民地。

不久前，聽說了江邊有丟棄的
死豬，還有死魚。
後來好一陣子，雞也沒人敢買來吃。
大量生產的人工食物，
我們早已存有戒心，
土地上自然生養的東西，
越來越少，而且不再自然，
甚至土地本身，
在我們急劇膨脹的沉重需求之下，
也已不再自然。

三伏天，

我吃著充滿味精的速食麵，
聽著樓外鳴鳴的風聲，
汗下如雨。

■彭國全

乞討 三首

包紮

——初夜，在風雪交加中趕路所遇

昏黃的路燈瑟瑟索索
搖晃的影子錯錯落落

好冷啊
路上的人漸漸稀疏

街角，冷不防
冒出一個聲音很淒楚

眼一瞥，是個老黑人乞討
伸手向路人哀求

白雪特別顯眼
沾在黑黝黝的衣袖

雪啊，你包紮的正是這隻手？
寒風拖來鋪天蓋地的紗布夠不夠？

傷口，傷口
哪裏沒有？

怎樣包紮得了
世界創痛的心頭？

賣金箔的人

——在大白天從早到晚行乞

太陽鋪下
金箔
亮麗了高樓大街

一個老人在街角
剪下金箔兜售
由得行人任意給點錢

從早到晚金箔剪光了
留下處處陰影
所得無幾，老人皺緊了眉

■關淑媚

旗袍美

曾幾何時
美麗被定成罪惡
遺忘在無人知的角落
美麗被強行壓制
在黑暗沉默 歎息
美麗逃離了華廈家園
似沒娘的孩子靜靜哭泣

然而 美麗終究是美麗火
燒樹枯心不死
當春回大地 万物復甦
美麗衝破泥土覆蓋
呼吸新鮮空氣
美麗根連根 枝連枝
迅速長成一大片林
變成荷花從池塘走來
變成紫羅蘭從花架落下
變成青花瓷從深院衝出
變成婀娜多姿遍地起舞
三十歲 五十歲 八十歲
不定的青春踏散地氈
搶儘奧斯卡風頭

美麗終於理直氣壯走遍華廈
美麗有了隱形翅膀
飛過高山 飛過海洋
譽滿五湖四海 處處傳揚

中國旗袍總會慶祝 24 週年，
三八婦女節 全体姊妹穿袍活動感言
2016 年三月於紐約

賣唱的盲人

他沿巷賣唱
歌聲紛紛跌落門口
家家戶戶 視而不見
是這樣冷落
沒有人去撿拾
不肯捨一錢 買

他的眼睛躲在心裡
探路
費力丈量著生的長短
無暇去摸索死的深淺

2016 年寄自紐約

■杜文輝

早操

如果我沿著跑道跑
是在上發條

如果我劈叉
說明我總邁不開步

如果我練習下腰
說明我總是低頭哈腰

如果我在草坪上鯉魚打挺
是想被打倒後立即起身

有時候我在單槓上倒掛
是為了倒著看人

如果我跟在一群女人後學跳舞
是痙攣或者抽搐

相聚

你離開之後
成為他們的中心

他們看著電視
圍著圈子
傳著牌
喝著酒
你成為他們的下酒菜

你也許已經經歷了更多的事
走遠了
遺忘了
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有無和存在

你還在筷子中心
直到下一個人離開

2016 年寄自甘肅

■高潤清

十年之差

十年之差

你們浸淫於狂暴硝煙洗禮
滿坑道碉堡都是血腥的勳章
嗤之以鼻的炮轟在頭頂挖掘
當然你們也會回以顏色
而我尚在襁褓中喝奶
不知戰地是何名詞

十年之差

我血氣方剛的青澀
有些父兄長輩們走出了坑道
在光榮墓誌銘上留下史詩
如同國殤的悲壯
以血歌詠干城之師
瞧海面上爆出了雨花
蛟龍為之怒吼
看長空鷹隼的雄武
讓敵機拖曳著哀慟的灰雲
啊！一頁黑水溝雋永年代

十年之差

我傲然雄姿投身柳營
向兄長們致敬
誓死赴湯蹈火的熱忱
卻在波詭雲譎中喪失了舞臺
啊！反攻大陸遙遠的夢
父兄們以血肉擋下顫慄的白磷
讓晚來的人免去血的試煉

十年之差

我感受鬢角初嚙孤寂滋味
卻幸運逃過硝煙纏鬥
海峽依舊暗潮洶湧
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鏗鏘烙印
戎馬生涯註定與疆場脫勾

島嶼新時代肇建

一筆塗銷“漢賊不兩立”
一頁兩岸化干戈為玉帛的交會
父兄們以淚痕擁抱夢土的爺娘

十年之差

坑道碉堡日漸頹圮
刺刀與槍膛及炮彈都銹蝕
島嶼內轟轟烈焰的水柱與拒馬
日夜都與街頭頑童捉迷藏
一次次吶喊抗爭的石塊木頭
我們失去了主戰場
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十年之差

鬢角催促積壘的風濕
讓我知道父兄們那些年苦痛
都代我輩贖罪了
啊！變亂世代
如今你們羽翼豐厚
你們咆哮、妳們羞辱
卻不敢投身軍旅
一昧汗名、一昧詆毀
那些年為你們奠基的同胞與勇士
啊！只因為你（妳）們要開創新而
獨立的國家

十年之差

你（妳）們說這是台灣人的島嶼
你（妳）們滿口新興的轉型正義
企圖在風平浪靜的黑水溝
搗碎和平共榮世代
一場兵連禍結的災殃
斷送與終結我的國家
你（妳）們口裡的外來政權

十年之差

我挨過孤寂的青春

■溫曉雲

找尋

一隻蝶
翩飛在憶念花園
竭力找尋

前世的曾經太美好
轉世也捨不得忘卻

心的聆聽

一如煙花綻放最美燒得最痛
一路點燃希望盛開一地情花

最暖感應來自心的聆聽
是咫尺？
是天涯？

情 味

牽我的手十指相扣
以傾世柔情

情味
如癡 似醉

月娘也妝成紅顏

只為捍衛台灣與青天白日
而你（妳）們又如何逃避飛彈
當你（妳）們熱衷汗蔑國軍
請你（妳）們拿起槍炮走向黑水溝
走向黑水溝去吧
感受一下孤寂焚身的滋味
只因十年之差的夢幻
我們將沉沒於太平洋
啊！深邃的太平洋。

（民 105.03.12 寫於環西路）

■杜風人

拒絕剽竊

一胎浪濤 顛覆
倫理 拒絕拋錨

祇為了 分娩
一首詩

酒誌：海馬乃古今一絕，獨一無二雄性
懷孕生產的動物。

椰 樹

踏遍園圃叮咛
唯對海洋彎腰
因為沉重的椰子乳房中
有愛的心波

榕 樹

瀕臨歷史長河的邊緣人
振髯鬚 臨風
梳理 一聲長歎

橡 樹

倫理紋身 禮教
迴圈綁紮的刻骨輪迴 傳統
蔭影下 點點滴滴的獨白

國 醉

故國血淚斑駁一壺滄桑 風月
酞酞 酒也鯁鯁

曹操這伏櫪的老驥 汝酌一酌
寒窯煎熬的瀘州老窖 即知

荊州 蒼生老百姓的柔腸寸斷

杏花村 宓妃斟滿一盅相思汾酒
醉成一條情愁纏綿的洛水

蜀中那一壺沸騰譎詭的五糧液
周瑜已吐血 巫峽猿啼聲中
輕舟已過萬重山醉臥長安的李白
卻不聞不問 千年一清的黃河
為何年年怒吼

當下神州 相忘於江湖酒股狂飆
敢問茅台灌醉的五嶽狼嗥醱醅的
一縷醱醱狼煙 教我的山河
如何斟酌 我爛醉如泥的國

酒誌：神州股市，一年內急升六成。
。茅台、五糧液、瀘州老窖、杏花村
名列上市公司一百大。茅台和五糧液
更大幅挺進十強，在股市散發濃濃的
酒香。全國皆醉我獨醒，屈原說的。

古人心欺騙了我

軀殼行屍遭人潮溺斃
遂逐潮流 沉浮到一快餐店
打撈影子

在垃圾餐盒中
我吃到了速食詩

晚餐的燭光下 我箸到一塊
沒有仁義品骨的側影

跋扈孤影為餌的釣詩鉤
任自己如何裝孤獨 也他媽的
釣不上 一尾寒江雪

酒誌：荀子：“箸仁義”，顯明
也。（飽學古人心吐出的意象美食）
釣詩鉤，酒也。

■馬晨洋

夢

那麼。這黑夜的質量一定極佳
木頭的圓心。酒杯隨著我一起
輕輕的旋轉，此刻
到處都沒有下雪
哪兒都沒有煩人的太陽

我在地板上踢踏
那樣子就像一個音樂家
表情輕浮的彈奏著一曲莊嚴的曲子
那就像一種嘔吐，一種抽搐
我聽煩了這樣的音樂

我就像一個少年那樣
煩惱而愉快的在地板上跳舞
樹林向我傾斜，我在石頭中沉睡
我想我進入了夢，那種輝煌的橘黃色
我想我睡著了

窗簾拉開著
所有人能都能看見我

在公園

在公園裡我們數數
藏在花朵之莖裡
當我看你的時候
你站在上帝仁慈的愛憐之光裡
冬天的刺痛呼之欲出
我要把這首詩寫在你的心上
當你看著我的時候
正好看見我扁平而憂鬱的心靈
我們數數，我的眼睛
盯著數字本身。
我將它遺忘了，那些花朵之莖
哦，我會來，並且讓你感到希望
就像一隻小鹿站在山坡上看見了太陽
我的愛要將你籠罩
並且只屬於你。

■雷默

終究，我們沒數清 那是幾隻小鳥

終究，我們沒數清那是幾隻小鳥
雷默，你看，那裡有一隻鳥，
我轉過頭，仔細在枯草中（其實已有新綠）尋找
哦，還有一隻，不，還有好幾隻

看著比麻雀更小的鳥在那裡跳躍
忽閃忽閃，羽毛色如枯草，眼睛難以捕捉
覃兄賢茂說，幾天前他在玄武湖也見過一種鳥
在水邊的棧橋上，當他靠近時撲楞飛了

我們終究沒數清那是幾隻鳥
也沒弄清它們的名字
它們是否一直在草叢裡跳躍
還是飛入褐色樹林，這不是一個謎

就像一轉身，我看見遠處山道上
一群細小的黑色身影
若隱若現之間，若動若靜之間
影影綽綽，他們消失了

春 歌

春光一寸一寸變長啊
又一寸寸變短

花兒一簇一簇盛開啊
又一簇簇凋謝

白鵝整日在河裡游弋啊
傍晚爬上了岸

布谷鳥開始歌唱啦
麥枯草枯，麥枯草枯

■銀髮

一朵玫瑰

既然是象徵
就選擇動人的深紅色吧
這是最佳的選擇了

不幸的是你也跟別人一樣
千篇一律
都離不開花朵

所以也就免不了
匆匆一

謝

好不好把題目改成
一條河流
愛情

不就可以源遠而流長了

2015-12-21 紐約

波 浪

我喜歡黑暗
甚過白晝
並非我不喜歡日光
只因為日光裡有太多的嘈雜
每當夜深人靜
我會像退潮的大海
平靜而安寧

今夜，就讓我留在這幽暗的山林
做一朵幕府山岩裡，大海的波浪

2015年寄自南京

■林啟

高聳煙囪
強排灰煙
空中擴散
與雲氣混

■霧

四望灰蒙
遠山隱形
異味橫襲
路人掩鼻

春季清晨
霧霾遮蔽
藍天白雲
田野樹木
道路房屋
車流人影

一日之計
一年之計

路橋斜橫
樓廈錯雜
暗綠散綴
暮看輕霾中
昏黃錦官城

下午三點
霾中斜陽
正紅而模糊
靜靜浮懸
並不耀眼

行人低頭
匆匆趕路
無暇仰觀

車馳萬里
未睹青天
濃霾鎖國
民艱呼吸

預報陰有霾

太原霧霾春晨

空中別成都

北京下午三點

旅次有感

■馬莉

這是什麼聲音呵

人們忘記聽取祖先的回憶，做各自的事情
櫥窗閃耀，人流熙攘，車水馬龍
告別的告別，哭泣的哭泣
人們忘記雨後的春蟲紛紛醒來，在河岸草叢
在大街小巷，在院牆樹下，肆意鳴叫
在痛苦的詞中，在海水流經遠方的綿綿途中
祈禱的祈禱，行騙的行騙……突然
一只花瓶從夜晚的額頭，從城樓的高處
跌落了，跌落在時間逗留的間隙，清晰而嫵媚

中國古代瓷器的聲音，封建時代的聲音
它遠道而來，並非發號施令
這聲音有光，擦亮夜空，時而急速時而矜持
正穿越城市冰冷的面孔
全城的人在夢裡豎起耳朵傾聽

騎馬人來自遠方

騎馬人來自遠方，從清晨
到傍晚，日日夜夜向我奔來
綠色草原和無邊的大海，沿著他向我奔來
河水倒映著風景，狼群披著灰色的嗥叫
追蹤他向我奔來，騎馬人翻身下馬，馬騎著風暴
姿勢優美柔和，告訴我，銀色寶劍跌進了河流
他來到街市，望見銳利的長鞭和繡花馬鞍
藍褲子酒保靠在門邊……我也常年夢見
太陽跌落在草原，他躺在酒裡喝月亮
很久以前的故事，很久以前的悲傷
騎馬人向我奔來，河流指向他的寶劍
閃電拽住他的手，風暴吹走他的臉
他的妻子站在門後哭泣，他的情人就是我
騎馬人跌落馬下，草原騎走了馬背上的星空

使我們驚訝的是

我們穿越密林，經過田埂

■陳葆珍

將棲何處

生命脫蒂於苦痛
也結束於苦痛
那有形的無形的火
無時不在身邊燃燒
如今
還要把你化成灰燼
你的魂靈
只得與形體分離
獨自飄零
望斷天涯不見家
將棲何處
可憐的不速之客
聽說那邊有個神秘的王國
也許是
你的歸宿

2016年寄自紐約

來到秘密的河畔，空氣明亮、輕盈
小獸甜蜜的蹤跡讓我們驚喜
棕櫚樹在夏天炎熱著，猶豫使花朵
腐爛
又聽見你的呼吸，依然動人
黑夜用黑暗佔領內心的慌亂
窺視大腦的風暴，月光失去月光
慢吞吞灑下一點陰影，偶爾也會失蹤
院牆坍塌了，響尾蛇收斂鋒芒
黑暗的小屋芳香襲人
無人繼續往火裡添柴
松木的氣味，僵屍的氣味
使我們驚訝的是，老人已死
白色的床單卻保持著潔淨

2016年寄自北京

■澹澹

迷路的風

在一個明媚的清晨
地牛鬪翻一切的美好
四月的鮮花便跟著蒲公英
開始流浪

風是迷路的小孩
站在雨裡哭泣

夢田

以天地為床
陽光為被
耕一畝良田，在心上

青春可以燎原
夢想可以馳騁，收穫
在勇者的路上

心的地圖

春天種下一顆月亮
秋天收穫一個團圓

在心裡描繪一張地圖
是否
你就不會迷失愛的方向

■君兒

兒子的惡作劇

兒子一個晚上
發明各種各樣的辦法
為了使我被嚇一跳
他已使出一個八歲孩子
渾身的解數
大喝一聲後
他問我嚇著了嗎
突然拔掉我手中的圓珠筆
他問我嚇著了嗎
關上我的書趴在我的背上
他問我嚇著了嗎
面對他鍥而不捨的努力
我一次又一次地笑了 兒子
我不能騙你說多年混跡塵世
我仍有一顆驚悸的靈魂

大黑蟻

比普通螞蟻大
二三十倍的大黑蟻
兩個兩個抱成一團
我說它們在打架
兒子說它們在交配

精彩完蛋

從家到圖書館
需走完整條第三大街
每到晚上
一路的飯店與酒樓門前
停滿了數不清的高檔車
兒子逐一評點
喜歡著優雅的紅色越野
喜歡吉普高高的車輪

■依雯

夜幕下

夜 安靜而歡樂
靠近碼頭欄杆外面
聆聽水流淌
細嚼淡淡心底話
時而微笑
時而沉默
夜幕裡繁星點點
一一數著 很美
一切也許會領悟
這世界不必天荒地老

晚風 相知地
不然怎會有絲絲寒流
讓人癱暖
眺望遠處星河
有月 有雲 有童話
唯獨沒有自己
我 往哪裡去？
塵世的林園
亦留在原地
再度夢想中找到當下

25/2/2016 越南

突然一輛警車躍上眼簾
我和兒子都說
他們肯定在執行公幹
第三大街盡頭
兒子慨然總結
“這世界”
我以為他要說出
越來越精彩之類的屁話
沒想到這小子出口的卻是
“快完蛋了”

2015年寄自天津

■王妍丁

讓我們慢慢長大的夜晚

把這段時光留住，在這樣一個夜晚。
沒有鄉愁，也沒有離別的辛酸。
只有懷舊的一彎，流水。那年，那月，屋檐下，兩個舉重若輕的人。
月光，閑話，沉默，連偶爾的冷風穿過衣領，都似含蓄的，叮嚀。
忘了山高水遠，眼眸裡只有暖，聆聽和希望。破碎和疼痛，只是書頁裡發出的聲響。
多年後才知道，有那樣的喊叫，悶悶的，總讓人忍不住流淚，原來，淚水是長大的藥……
現在很少會哭了，不是老了，是這顆柔柔弱弱的心，找到了一把鑰匙。
其實，每一個黑夜和白天，都無關命運。
心中佈滿花香，就是吉祥旅途……

哪怕是一個字

雨水，是玫瑰的靈魂
它有一個姐姐叫立春，今天早上
一個捧起課本的孩子
僅僅是朗讀了立春和雨水
窗外，就長出了八萬四千朵繽紛
這不是童話
我猜，它是春送給世界的
愛
其實，春天啊，從沒有離開大地
即使是嚴冬，它仍以爐火的姿態
給我們信心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這個可愛的詩人
又何嘗不是人類的天使
讓我讀懂了希望
就是這美的給予
哪怕是一個字

北京的百年老樹

北京剩下的百年老樹多集合在二環以內市中心的老城區：故宮的御花園、太廟（現在的人民文化宮）、中山公園、景山公園、北海公園、恭王府，為人山人海的遊客遮陽避雨，為新樹新花作背景添風采，也為野生動物提供必需的生存條件。城東遊人不多的孔廟和國子監，以及緊旁邊香火特盛的雍和宮裡也有不少老樹。老樹中最長壽的多是柏樹，也許因為柏樹最不易生蟲得病，樹脂有防腐作用？記得二十年前一個冬天回家探親，雖然天上陽光燦爛，卻被北京的刀子風刮得裹著大衣、穿著毛褲、皮靴、戴著棉手套、呢帽子、毛圍巾還凍得跳腳。孔廟大院裡，除了我們一行，只有上榜狀元的石碑和不落葉的老柏樹青青地陡立。看門的師傅在生著火爐的值班房，細細地拓著一塊平躺在地上的碑，這天兒逛公園？看我拓碑吧，屋裡暖和。接著就把拓碑的程序和用品一樣一樣講來，讓我們親手操。我還一一記在本子裡，後來還去中藥店買了白芷，回到美國教一位住在 Vermont 山裡的藝術家朋友怎麼拓碑。

選購了幾張師傅預先做好的拓片，和木刻印片，臨出門，一直坐在旁邊圍著火爐聊天織毛衣的兩位大姐抬起頭，你們看到貓頭鷹了？啊？大白天見貓頭鷹？在這鬧市裡？好多隻呢，一呆就是一季，立了春才飛走。你就順著地上有鳥糞的柏樹望上看，就這院子大廟前。

我們將信將疑，裹上大衣戴帽子，

果然就在大成殿前的五六株老柏樹高高的樹冠裡，看見幾十只正在扎堆打盹的貓頭鷹，耳朵聳立，眼睛半睜半閉，一聲不響，從樹下走過不注意看，它們彷彿樹枝間灰色的影子。

回到離景山不遠的家，興奮地告訴家人我們的發現，我爸說旁邊機關大院的樹上也有貓頭鷹，領我們去看，也是株高大的老柏樹，也有十幾隻貓頭鷹立在上面扎堆打盹。

也許下次回北京應該選擇隆冬，去看青青陡立的老柏樹和濃密樹冠裡集體避寒的貓頭鷹，再多穿些衣服，守在樹下，直到傍晚，等貓頭鷹飛出去覓食？也許它們還在？希望它們還在！

敏感詞

艾未未／革命／廣場／槍聲／六四／十八大／共產黨／法輪功／毛澤東／文革／中共／YouTube／習仲勛／習近平／李鵬／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色情／男根／女陰／廖奕武／溫家寶／溫總理／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周永康／中國民主黨／胡錦濤／谷歌／Google／零八宣言／南方周末／民主／自焚／天主教／耶穌基督／達賴喇嘛／希特勒／西藏／獨立／東土耳其／勞動教養法／勞教／人權／權益／佔地／新疆／城管搶屍／集合／遊行／抗議／公安／徐志勇／薄熙來／毛臘肉／違法運動／五毛黨／今天／和諧／翻牆／64……

騎著雲朵去旅行

雲朵收蘊起奔跑的蹄子，像個巨大的雪球在天藍色的盆中滾動。

我騎著雲朵旅行的心，像團火苗，燃燒著來自雲朵內部的柴禾，以及思想之外的文字。空曠的天空如同我的內心擠滿山巒，左突右破的雲朵像聚集在一起取暖的綿羊夢見了小草抽芽的春天。

在雲南，我的目光幾乎每天都在放牧成群結隊的羊群般的雲朵，但我沒有爺爺用木葉收攏一群羊的絕技。

在接近草山的地方，陽光變成有些綿軟，它們躺在牛毛草上的柔光，顯得有點兒慵懶。而此時，我最喜歡的雲朵像灑在空中的雪花，或者棉花，它們懷抱的冷，或者溫暖，都是我記憶裡的生詞。我更喜歡它們在天空中爆炸的形態，那是一種烏蒙之力的象徵。它們蘑菇一樣的肉體裡佈滿水份，我更習慣性地認可那是身體裡的血液，就像我更習慣性地把它們視為烏蒙漢子。

我不知道雲南是不是“騰雲駕霧”的誕生地？這不重要。在雲南的高原上，讓心，騎著雲朵去旅行，這就夠了！輕盈，或者沉重；雪白，或者暗黑。這樣的結果是夢醒後遺落在清晨的星斗，我更在乎夢境般星光閃閃的過程。

像放牧羊群一樣放牧雲南的雲，我忘記了自己一直生活在烏蒙山中，而唯一不曾忘記的是那顆心，還一直騎在雲朵上。

人生的行程並沒有那麼匆忙。

2016年寄自雲南

■冬夢

戀上一個大海不如去愛一滴水

夕陽落在
山上寺鐘懶懶的回音
一隻歸鳥
倉皇走入
晚課的木魚聲中

整個大海連天
漸漸黑起來的蒼茫
我發現
一顆星星偷偷探頭
出來了

詩人完整的心經如是
戀上
一個大海
不如去愛一滴水

禪

簷角生風
一襲灰袈裟可以罩住
幾許紛擾的紅塵

鐘磬與木魚
那一樣是空那一樣是色
那一樣輕易敲出禪來

眉目

我拾起一片落花
細細打量
怎麼啦
春天原來縮小成這個樣子

■周頂

時間被黑暗吞噬

他可以坐在那裡
半眯著眼睛一動不動
讓世界變得對他毫無意義
或者他對世界也毫無意義
即使外面刮台風
也無法吹動情緒上的半點微瀾

外面沒有刮台風
外面是一望無際的黑暗
正在把時間悄無聲息地吞噬
順帶把那些即將發生的戰爭
橋洞裡流浪漢的憂愁
都全部吞噬

那天

那天你來到寒舍
一定要從左手的某條經絡上
改變我今後的命運
可惜那隻手剛剛被朋友借走
只能很客氣很冷漠地 請你
坐呀坐呀別站累了心情
泡上一杯加了糖的咖啡
端不到你面前
你走後
失神的杯子砰地一聲
尖叫著穿過胸空

2016年寄自湖南岳陽

放在我的掌心
花的眉目間
沒有半點
春的味道詩的味道

2016年寄自香港

1
野草一樣蔓延
那是我思想的觸鬚

2
住在自己的神秘裡
打開不可知的密碼
我，成了一個透明的人

3
深入泥土。泥土豐腴著
我日益枯瘦的夢
心樹於是結滿了
一枚枚豐碩的思想之果

4
舉起一盞唐朝遺落的夜光杯
痛飲昨夜的甘露
喝盡今朝的星光

5
我的靈魂跟隨我
從不生鏽，變質
它的質地很純
縱有毒液入侵
也會把它吐出渾然天體

6
我是我自己的蜜蜂
吮吸自己種植的蜜汁

7
被月光刷得銀白
被太陽染成金色
心，依然還是那顆心
滴出的血
也能洞穿一方黑夜

8
我在彩虹上種夢
夢飛了 彩虹卻依然
懸在我的心上

9
我失去西天一片雲彩
卻拾到一朵東方雲霞
為擊碎倒轉的冰河
我準備了一生的血
和血的一生

■唐德亮

觸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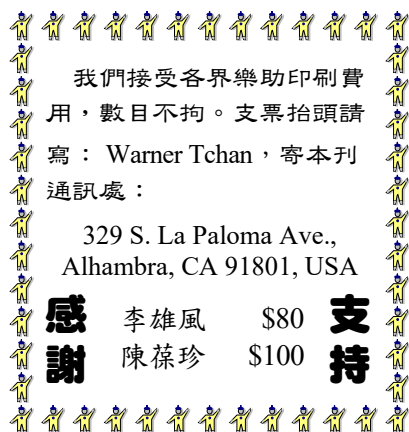
■張莖

越南咖啡

革命早已結束
咖啡依舊飄著
解放前散不去的回憶
那些矮小個子的婦人
全都穿上飄逸的薄紗長衫
緩步走在大街上
迎風招展
老式的脂粉香味
吵雜的市聲中
我正喝著一杯
調了不少舊社會元素
又加添了半調子巴黎風情的
過時的
異國情調

西貢街頭

胡志明
握拳站在廣場中央演講的姿勢
最後站成一座
沈默的銅像
曾經滔滔不絕的口沫
如飛濺的噴泉
一上一下
噴過了
也就算了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李雄風 \$80 **支持**
陳葆珍 \$100

■張芳學

親近春天

石頭縫裡的小草
把陽光頂在頭上
一寸一寸地
往上舉
大地開始五彩繽紛了

有一種力量
在潛滋暗長
暖暖地幸福
像一條無形的河
從人們的心頭流淌
嘴角的笑容
就是一朵朵花
盡情綻放

春花

燕子的翅膀
掠起水面的陽光
山坡上的小花
睜開惺忪的眼睛
一個生長的季節
輕輕地拉開了序幕

一朵花的春天
敲響時光的鐘
和風細雨裡
一個個願望
正在拔節
路上的行人
不由得加快了腳步
載著歡歌笑語的蜜蜂
飛向花海深處

路燈

白天，痛飲陽光

■星子

搶劫

婚前
他是溫柔的貓鳴
婚後
他是粗暴的狗吠

婚前
他是提款機
婚後
他是鐵公雞

婚前
他的甜言加糖
婚後
他的冷語加冰

結婚
搶走
丈夫的
溫柔體貼
闊氣大方
甜言蜜語

2016年寄自馬來西亞

晚上，放出體內的能量
完成太陽的心願

有了太陽
陰暗的角落就會少些
有了路燈
夜行的人就不會迷失

孤寂的路燈
默默地
把黑暗
移交給光明

■ 達文

我的詩句

我的詩句
是潤濕的

像晝夜的霧
聚散無常

沒有一點
風的痕跡

從不倒影
人類的表情

無法衝淡
盛夏的汗水

像仙人掌上
一點白露
偶然閃亮

懷古詩

世界是完整的
在道路存在之前
我們哪也不去

每天有篝火
圍著月亮
緩慢的祈禱

直到長矛畫出疆界
直到血管的風
凝結成沙礫

以淘金的耐心
我們開始期待節日
學會絕望

■ 仲彥

萬馬歸朝

背靠遼闊，放飛的山鷹掠過寂蕩的野風
面前的大地，走來一幅幅放馬的群山
有什麼比在前往聖城的路途停下來更具有
歷史的況味？
閱讀徐徐張開的畫卷，雲霧瀰漫疆場，戰
馬奔騰不止

時間，趕動雲層，轉過遙遠的地平線
歷史拔動巨大的鐘擺，在天空盡頭
碾著歲月的車轍，馳遠空蕩迷朦的方位
硝煙籠罩，頭頂的日月星辰，
擊鼓前進，鳴金收兵，浩浩蕩蕩的黃鐘大呂
只剩下蒼茫的餘音，在這裡，依舊固執地
震蕩著山峰的胸膛

戰爭，和生命，只是一瞬
歷史牽引著千軍萬馬，就這樣凝固在蒼茫的大地
深山幽遠，這些在流淌的雲層中往來奔突
的各個山頭，
千百年來，依舊朝前方的土司王城朝拜不止

天空，光走雲飛
馬蹄得得，大地踏出的萬水千山
像一朵朵千古流淌的文字
雄渾，迷朦，只有歷史縱深，沒有遙遠和盡頭

大風，從高空俯瞰畫面
無數緋紅，醬紫，藍黑，夾雜著一些雪白的冰晶
瀰漫出光線與色彩。雲層在渲染，霞光在蒸騰
奔湧的馬隊，順著流淌的山峰，就這樣把
我帶到歷史的源頭
和一縷縷蒼涼的思緒握緊時光的大手

我張開雙臂，做出翱翔的姿勢，
繞著無垠和遼遠，和陽光一起在流淌的霞
彩中結伴飛升
戰鼓在嘶鳴，天地在旋轉，血管在奔騰

■ 蔡可風

一個經驗

勸
總該帶著憐愛的成分
來增加力度 走向
相對沉默的片刻
把質疑
關鎖進離合動搖的空間

受勸 勸人
憑藉形形色式的變換
經驗過接受後
留下給自己的
已分不清
是空虛還是沉淪 當
被勸遭逢勸包容了進去
就得耽憂
勸收成的後果 和
被勸反撲的誘因

聞：中國政壇人物已進入勸
進還是勸退的時刻。
2016年二月於紐約

無盡無際的江山，在翻滾纏繞的
地平線沿著天空的蔚藍馳出高高
遠遠的航向

現在，我振翅飛翔的思考
已經游進時空的彼岸
血脈相連的淚滴，拔開岩石深處
的泉眼
歷史汨汨流淌，土家民族的見
證，已經避開時空銳利的鋒芒
背靠遼闊的胸膛，和一群群山頭
生死與共
連通血脈和心臟

2016年寄自湖南

■ 嚴力

命 運

人與動物可以培養感情
在各自有形和無形的籠子裡
在太陽升到某個角度
在食物充足目光遼闊的情緒中
.....

但在戰爭熟睡時
總有體內的動物把人喚醒

2015.6.

那是誰

不愧是一株
游走於人性之土中的根
看見過很多泉
更別提那些人為的井

如蒙歲月的引見
我也不想去見
因為我已人為了三次

一次被政務
一次被經濟
一次被自己

2015.3.

兩 道

黑白兩道的說法過於簡單
還有藍白、紅黑、紫白、
綠黑等等搭配的兩道
他們都設置了方向盤下
適合自身重量的車道
一如吃素
並非為了減少葷的行為

2015.5.

■ 潮聲

關於愛的速遞

不要被別人的思潮影響
亂了你詳細規劃的節奏
生活就是這麼的一回事
總不能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
因你已站在街心 人生的十字路口

多少年 寒來暑往
你已養成一種自然的習慣
用關注的眼神 看匆匆的過客
擦肩而過的是一些溫和的眸光
也不能免俗的製造親善微笑

寒暄一番是必要的
聊起一些生活在社區不同調的逸事
此刻寒風瑟瑟的 把清幽的情懷遠播
你再不願聆聽午夜落葉的聲音
愁意滿滿的人生 需要愛的速遞

2016.2.11 稿於三藩市

驚 醒

暗、陰暗、蒼白
語調或世界觀
虛無、自戀、頹廢
行為或概念
身體的俯視及仰望
這些也不算什麼
經驗來自於
亮度是否中氣十足
很多個清晨
我被陽光的喇叭聲驚醒

2015.6.

■ 季陽

世界給了我……

若干種逼視眾神的無言
一張愧對蒼生的笑臉
還有一朵朵優曇婆羅花
將過時的希望埋在裡面

花 魚

花兒正禪開在釋迦胸前
魚兒常太極於老聃耳邊
花藏萬卷詩，魚夢一線天
花魚縱橫，孕育新的始點

螢火蟲

這千萬萬盞沉浮的小燈籠
我自上古醒來的東方鄉親
你們世代尋找的希望之門
深藏在我含淚而笑的瞳孔

漓 江

——有贈 YR

腳底有兩顆心臟在跳動
手掌握著一雙潮濕的眼睛
當江水站立如明鏡被驚醒
愛夢回天地人合一的聖境

眺望北方

望穿了七個窟窿，以北斗為證
讓每一種眺望直接描準永恆
南方燃燒的海水令時光堅硬
在寂靜的雪花上刺你的芳名

2016年寄自澳洲

■伊沙

幸運兒

在伯靈頓國際機場
安檢人員發給我
一張硬塑料做的牌子
上面的英語大意是：
“你是伯靈頓機場
今日唯一免檢的乘客……”
起初我大惑不解
後來則心花怒放
高舉此牌
大搖大擺
過了安檢門
來到洗手間
解了手
洗了手
抬起頭
照鏡子
仔細端詳自己好半天
“哦，這位安檢官
真不是吃素的呀
真他媽好眼力啊
小子，你用半生努力
還是裝不像一顆壞蛋”

鄉 愁

我的妹夫
在鳳凰城機場
接上我
二話不說
將車子端直開到
城裡的一家川菜館
步入餐館
恍若回到中國
顧客幾乎都是
黑頭髮黃面孔

■李立柏

緊急救援

探索 火星上的人類學家
闇黑宇宙 失去色彩的畫家 灰色世界
Oliver Sacks 紀錄 二次大戰
色盲士兵 不可或缺
叢林敵軍偽裝 無所遁形

未來 茫茫 鋪陳蜿蜒 曲道小徑
參天巨木之間
荊棘 蔓草荒煙之中
急——
需色盲先鋒一員 洞見 端倪
突圍

2016.01.12 台北

註：Oliver Sacks，在 An Anthropologist on Mars 第一章，失去色彩的畫家，註解 31 提到，二次大戰色盲士兵，不受顏色干擾，軍隊必須仰賴他們的特殊能力來識破叢林敵軍偽裝。參見奧立佛·薩克斯著，趙永芬譯：《火星上的人類學家》（台北：天下文化，2008 年），頁 56。

老板是成都人
親自出面
招呼我們
笑吟吟
很客氣
只是當他獨處時
便罵罵咧咧
滿口四川粗話
我大惑不解
妹夫說：“沒什麼
他這是想家了”

2015 年寄自西安

■世賓

光從上面下來

要相信這大地——疼和愛
像肉體一樣盛開，綿綿不絕
要相信光，光從上面下來
從我們體內最柔軟的地方
尊嚴地發放出來

大地盛放著萬物——高處和低處
盛放著綿綿不絕的疼和愛
盛放著黑暗散發出來的光
——光從上面下來，一塵不染

那麼遠，又那麼近
一點點，卻籠罩著世界
光從上面下來，一塵不染
光把大地化成了光源

2015.1.24

去吧！那光告 訴你的……

去吧！那光告訴你的
是真實的存在，雖然只是一閃
去吧！超越這一道道迷障
坎坷正是上升的階梯
去吧！那閃亮照耀的寬闊
——才是棲居之地
去吧！那聖潔之地
在沉默中為你安放

所有的世界都那麼廣大
通向每個世界，都有一個鎖眼

2015.1.24

■北塔

男與女：羊年除夕感遇

一個女人空著子宮去私人診所墮胎
一個男人沒有 y 染色體卻有個女兒

一個少年在遊戲廳裡跟英雄過招
一個少女在電影院裡跟面具同道

一個青年男子在回老家的路上折回北京
一個青年女子在奔向婚姻的途中突然毀約

一個中年男子在軌道交通裡夢見自己出軌
一個中年婦女瞅著男人說她真是瞎了眼

一個老年男子在長途旅行中小便失禁
一個老年婦女念叨著家庭住址失蹤

一陣喝了酒的野風被一堵塗了口紅的牆拒絕
一位豪傑躺在祠堂裡連鄰居都不去給他拜年

2016年寄自北京

■于艾君

黑 雪

泥，黑雪，大棉襖裡的小甜心，被燙手紅薯喚起的冷一寸寸敗退。廣告牌中的雪景高地

一派王者風範。哎，卸任者登臨，西瓜盞塗影普天之下，皆屬寒風的國土。是夜，黑雪作屏

昏燈挑懸，集市肉案上高聳的排骨，闊斧大刀向血肉砍去！黑雪之黑，早已淪為死禽的羽翅

駕，駕！快馬加鞭！天黑前趕回山寨，但見杏黃旗翻捲，猜拳行令，偌大的聚義廳中已沒有我的座次

2015.01.19 寄自黑龍江

■徐澄泉

誰能占卜我的命

日子像樹一樣越來越瘦，我卻越長越肥。穿過深秋繽紛的落葉，我把一段路走得斑斑駁駁。

一棵單薄的樹，被風追趕到了我的前面，等待我的追趕。樹在風中瑟瑟發抖的樣子，就是我印象中乞丐的樣子。我並不打算與樹合作。我停頓下來，拾起兩片樹葉和一股風的影子，占卜我的來路和去向。猛抬頭，就看見了雪山。幾縷陽光打在雪山的額頭上，神的頭顱閃閃發光。

一隻鷹從天空俯衝下來，銜了我的帽子又飛回雪山的高處。我懷疑：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還是神諭的必然！

我該何去何從？是從來路回到歷史的深處，做一個祈求時間輪回的乞丐呢？抑或乘著鷹的翅膀飛往高處和遠方，嘗試過一回神的生活？

樹與乞丐，雪山與神，鷹與帽子，都不回答我。

無題，或者如果

風和馬，本不相干。如果，再讓它們遇見牛，一定會發生有趣的事情：牛追馬，馬如風，風趕牛，風馬牛不相及。

冰和火，是相反的兩種物質，彼此仇視和傷害。如果，有一天狹路相逢，它們就會融為一體，化敵為友，互相體恤和慰藉。

人和鬼，是一體兩面。如果，將其對換，人就會被指人為鬼，鬼就會被抬舉為人。

■聶難

一隻鳥在天空飛翔

它沒有同伴，也聽不見它的鳴叫。在正午，用雙手盡量遮住刺人眼目的陽光，在深遠的天空，我看到一隻鳥在飛翔。

不知道是距離讓我看起來如此藐小，還是瑩瑩孑立形影相吊讓我看起來如此藐小。藐小的它將一個更加藐小的影子投放到大地上，並迅速從我身上滑過，彷彿緊緊只是一眨眼的時間，甚至更短暫，而這個小小的影子留給我的卻是無窮無盡的想像和思考。

是因為被獵人追擊，倉皇而逃奪命天涯？是因為失去親友團，迷失方向無家可歸？是因為生計而四方飄零尋找食物？一串問號像它在空中畫出的隱形的弧度，從我內心深處發出。

我目擊著它在空中飛翔，越飛越遠，越飛越遠……終於消失在我有限的目光射程裡，再也找不到它藐小的蹤跡了。

不知道灼熱的陽光會不會同情它的苦累，雲朵會不會譏笑它的執著，大地會不會收容它的驚悚？我固執地斷定，天空一定不會自始至終接納它弱小的翅膀，因為生命必將皈依大地，在大地上完成最後的儀式。

最後的一封信

地震過去了，我和我的電腦已經不屬於這裡。但我會留下我的意識、電郵、臉書、微信等等塵世的一切記憶……如果你認為那還有一點意義的話，你只需要一組密碼，便能盡窺我今世所有的輕狂。而密碼是災難過後一系列驟雨吞吐支離破碎的數目和名字的美麗組合，是一首我用手指寫在或許尚未破碎的一塊窗玻璃上未完成的詩

2015年7月18日

請吃我

請吃我，請吃我。我流著碧綠的血，我也呼痛，我也哀號，但人們只聽到我的患難兄弟——動物的聲音

請吃我，請吃我。我流著鮮紅的血，我呼痛，我哀號，但人們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請吃我，請吃我。世界最後被吃得一片白茫茫，一片灰濛濛，一片黑漆漆

2015年11月26日

蠢

高倍數顯微鏡下一隻花花綠綠、斑斕詭異的生物住在我體內已經四十三年了。牠不經常蠕動，也不需要什麼養料，經常在我快要忘記的時候，才恰到好處讓我平靜的心多跳一下的細細嚙咬一口，彷彿說自己的名字就叫懷念

2016年3月12日

沉默

沉默，悄悄地來到爭論不休的人群中間，她以默言默語、冷峻深沉的面孔看著那些不知為什麼爭吵的人。似乎沒人關注她的到來，更沒人體味她的深沉，反倒覺得她就是一個多餘的存在，多餘的無用，多餘的懦弱……要是還有更多更好的詞用這裡也都不為過。

沉默沒有知音，沒有接受者，雖然有那麼個哲人說了句：“沉默是金”，但響應者極少極少，沉默只有靜靜地徘徊默默地游蕩。地邊路旁有那麼幾個爭論的人；地裡有一對幹活的老夫婦。幾個爭論的人不知他們是從哪裡來，也不知他們向哪裡去；幹活的人卻是長年生活在這裡，他們有自己的念想，有自己的默契。爭論的人們聲音很大，也很激動，甚至於還有要動手的跡象；幹活的人卻好像不為其所動，依然如故地在做著自己的活計。

沉默看了看那幾個爭論的人，不過都是一個陳詞濫調，不過都是一些雞毛蒜皮，不過都是一些蠅頭小利，看似爭得很厲害，卻難免有色厲內荏的膽怯。沉默悲哀的搖了搖頭，本想用“沉默是金”的話去感化他們，但知道這樣是沒用的，因為沉默一旦發了聲，就不再是沉默的本心了。沉默發現了默默幹農活的老夫婦，她愉快的奔向了那裡。

2015-11-25

不羈的我

吳國不是閭閻的，是我的。運鹽河不是劉濩的，是我的。東去的長江，不管她是不是各拉丹冬雪山的私生女，反正是我的。袒露著護胸毛的江海平原，曾經是東吳的養馬場嗎？不管他，草地是我栽植的，馬匹便是我養的。那棵有了千把年歷史的銀杏樹，是我的童子尿催肥的。枝椏上的老鴉窩，是我默許的違章建築。

土牆壁上，蜜蜂歸去來兮。甜蜜的童年，非我莫屬。

風花雪月，梁柱磚瓦，鍋碗瓢勺，三麥二豆。這些家當，我是第一順序繼承人。

我的胎記與生俱來。家鄉給我蓋了印戳，身份是經過確認的。

臍帶埋在這裡，我卑賤命運的始發站宿命地從這裡起航。

那個叫謝家橋的橋塊，彈著棉花的鋪子，是我的爺爺傳給長頭孫的。

我努力活得像個人樣，為姓氏延續香火一爐，為村莊的臉上多一抹血色紅潤。

我不去月旦村東頭的鐵匠鋪暖筋骨，不往村西頭的彌陀寺接受摩頂。

我不像溫存的狗，勤勉地為空落落的村莊守院看護。

我狂傲不羈，靈魂出竅。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月，是月旦村的月，是5000多村民共有的。我是6000畝地裡長出最飽滿的豆莢，我是方圓十里最草根的詩人。我把巴掌豎起來，模擬切西瓜的姿勢。“咄”的一聲，月亮一刀兩斷。一半是上弦月，扔給眾鄉鄰。另一半是下弦月，我出游作舟，歸來作床。

II 13

要及早打算離別，要當它是過去，
就像剛剛過掉的冬天一樣。
在所有的冬季裡，總有一個長得過不完
而只有過了它你才會安心。

要當尤利狄克已經長逝——，歌聲更高
更讚美，頌讚那純然的關連。
在這消逝著的陰間，
要成為一隻振響易碎的杯。

要同時認知一切初始的空無
你深處無盡的振顫，
僅此一次完成圓滿。

對被利用過的，對那些過鈍而啞然的
世上數之不盡的量，欣然地，
加入自己。不可斤斤計較。

II 18

女舞者；呵妳將每個頃刻
都翻成動作。妳跳得俐落。
而臨終的旋轉，那株會動的樹
是否有過經年的苦轉？

那不就是高潮，妳適才的迴旋，湧入
中間那突然靜綻的花裡？而上面
不就是陽光，不就是夏日的炎熱，
妳呼出炎熱？

妳狂歡的樹載滿了果實，
水罐中那不就是成熟的果實，
而花樽中的不是更熟？

在那幅畫中，繪事尚未完了，
妳眉上的一抹黑影不是正在
轉動中正快速地一筆筆地畫著？

II 28

呵來來去去的。妳幾乎是個半大人了，
把妳大膽的舞姿填進星座。
只需片刻便超越
那魯鈍而分神的

自然。因為她只有當
奧非烏斯歌唱才會全神諦聽。
妳仍為那原始的詞句感動，
仍驚奇於一棵樹跟不上妳的步調

進入聽者的耳。
妳諳知弦琴曾在何處引起轟動，
聽不到的中心。

為了它的原故妳練著可愛的動作，
並希望有一天把友善的步態及面容，
旋向完美的慶賀。

II 29

我那些遠近皆不出聲的朋友們，
且嚐一下你們的呼吸正在擴大的空間。
在鐘樓的昏光中
敲響自己吧。那嚙咬著你們的

會因那營養而長得壯大。
熟練一下大千的變化。
經歷之中什麼教你最痛苦，
喝的要是太苦就改喝酒吧。

無盡的長夜
於你感官交匯的奇異處
就成為它們奇逢的意義。

要是塵世忘記了你，
便對沉默的大地說：我流。
對疾流說：我住。

杜伊諾哀歌係里爾克於 1911 年受瑪麗·房托恩 (Marie Von Thurn) 之接待，居於她擁有的意大利北部之杜伊諾古堡時，開始以希臘喪葬輓歌形式所寫之哀歌 (Elegie)，初得四篇。後於 1922 年居於木左古堡 (Chateau De Muzot) 始完成後面的六篇。十篇傑作前後歷時十二年！

哀歌文體哀怨，氣勢幽長，中文自是無法譯出。詩中且多西方宗教典故，西式人情、哲理。考註、解說 (當然多屬強為解人。) 之作汗牛充棟，此處不贅。

選自杜伊諾哀歌

第一哀歌

當我哭喊，誰會在天使群中
應我？即使他們中的一個會突然
擁我入懷，我也會因他強不可抗拒的
存在而消竭。因為美不是別的
而是恐懼的開端，我們幾乎難以承受
我們之所以如許的景從他們皆因他們
輕而易舉地便能摧毀我們。每個
天使都可怕。
——所以我極力抑制，忍啞
而吞聲。呵那末當我們需要時
有誰可投靠呢？不是天使，不是人，
連明察的畜牲們都意覺到
在這曖昧的世上我們
一點也不自在。也許在山坡上
還留下一棵樹，我們可以日復一日地
望一眼。一條昨日的街道，
以及忠實的戀棧我們
而不欲離去的習慣。
——呵，還有夜，我們所期望
的，當風滿含空宇
嚙咬我們的臉——，她將為任何
人滯留。
溫柔而略帶失望的蒞臨與孤寂的心

會合。對於戀人們她是否就會寬待一點呢？

呵，他們只是彼此遮掩他們的命運。你仍不明白麼？擲你滿懷的空無於我們呼吸的空間吧，可能鳥雀們會感到空氣被稀釋而更需振翅狂飛。

是的，春天需要你，眾多的星子待你顧盼。往昔的浪濤向你洶湧，或當你行過一面開啟的窗，一隻提琴作出自供。這些便是你的使命你能完成麼？你不是常被希望岔心麼？彷彿一切都應諾過你一個愛侶？（你將在何處藏嬌，

這些奇思怪想入出翻騰，常竟夜不去。）如果你朝期待，歌頌偉大的戀人們；而他們雖激情卓著，卻遠非不朽，一些被遺棄者，你幾乎嫉妒，他們比你曾愛過的人，或會更愛你。從頭來過吧，再試試你無力的讚頌；記住英雄是不死的，即使暫滅也是為了另世的重生。

力竭的造物者將愛人們召回到她那裡，又彷彿不夠精力將他們再造。還能記得

加司八拉·司巴登^①麼？為了那偉大的愛情

每個被愛人遺棄的女子或會自嘆“要是我能像她就好了。”這恆古的苦痛現在不應為我們

結點果麼？還不到時候讓我們自被愛者釋放麼？我們顫慄、隱忍就如箭忍受弓弦，以便在那積聚的一躍來增益自己。畢竟無地以停駐。

聲音，聲音，我的心呵，聽吧，一似聖哲般諦聽。亦非你就消受得神的語音。只是聽得那長嘆那自寂靜滋生的無止的信息，

自夭折者瑟瑟地向你而來。

在你進入羅馬或拿不勒斯一教堂

他們不曾向你傾訴他們的命數？

或者高處的銘刻向你顯示

就像去年在聖他·瑪麗亞·法麼沙那塊石刻

他們向我要求什麼？或是要我拋棄那因他們死亡而不平的面容，因那會使得他們的精靈頗為受阻。

當然，不再如往昔樣

總有無盡渴切的手提攜；

就連舊日的名字也如破玩具樣拋掉。

不慣的是昔日的希求也都放棄了，

不慣的是昔日的老關係也在空中

飄散。在開始覺出一絲永恆

之前，猶想極力挽救，

困難的死呵。但活人的錯是

將生死之異認得太絕對。

天使們（有人說）常分不清

他們是在陽間還是陰間。

永恆的洪水，湧向陰陽間所有的

世代，並將他們的聲音淹沒。

畢竟那些早夭的不再需要我們，

他們與塵世分離，就像嬰兒輕巧

地斷奶，與母親的乳房隔絕一樣。但

是我們

就是要把這樣巨大的神奇。煩惱就是賜給我們的

前進的源泉——沒有這些我們活得了麼？

傳說是無意識的麼，有次在哀悼林洛^②時，

第一個無畏的樂音穿透了洪荒的麻痺

在驚呆了的空間驕然地一個如神的

青年離去。那空間第一次感受的

和鳴，至今仍愉悅，支撐並慰安我們？

^① Gaspara Stampa, 1523-1554 意大利女詩人。因遭愛人 Trevisa 太子拋棄，乃有大量十四行詩創作。

^② Linos 希臘神話中與奧非烏斯同時之詩人。由於他的死乃有哀樂之產生。

第二哀歌

每個天使都可怕。但是呵

我雖然認得你們是致命的靈魂之鳥

我們祈求你們。那托必亞^①的日子

那裡去了

當你們中體面的一個，在簡陋的門邊裝作要出門一樣，不再嚇人

（好奇地隔窗望另一個年青人）

如果這時那大天使，危險的，自星子後面

向我們走下一步，我們加快的心跳就能要了我們的命。你們是誰？

是年少有為的造物者溺愛的寵兒

是山巒，是一切初始的朝暉中

泛紅的尖峰。一綻放的神性花的花粉。

是光的結合、廊道、梯級，

是王座

實質填補的空間，幸福的盾，情的

爆發而成的極樂。驀然之間一個個被

鏡子們將從自己流出的美收攏

再將其畫回他們自己的臉上。

而我們，我們在覺觸中蒸發：

我們：我們呼吸一絲一絲地把自己呼吸掉，

是的，一個天使或會告訴我們：

“你已進到我的血裡、房裡、溪流中滿是你”……有什麼用呢？他留不住我們。

我們在他週圍、他內裡消失。那些漂亮的，

呵，誰保得住呢？幻象不斷地

在他們臉上來回。就像晨間草葉上的露水樣，

我們則浮游於空中，就像菜餚上

飄浮的一陣熱氣。呵，微笑，要去

那裡？

呵，昂然的顧盼：新而暖的心潮消逝著——

呵這就是我們，我們既已融入宇宙，

那末它是否還帶有我們的味？天使們真的是只吸收自他們流出的？或者也一時大意也帶進我們的味道進裡面？是否他們外形的特徵裡也滲著我們，就像那不清楚的面容在那孕婦的臉上呢？他們在打轉回去時一點也沒發覺。（他們應該注意嗎？）

戀人們，像是天使們聽得懂他們在半夜所講的一些怪話似的。因為一切都像是要掩蔽我們。看吧，樹在；我們住的房子也還在原地。我們經過這一切就像是一陣風。一切都群起來欺我們，一半由於羞愧，另一半則是說不出的希望。

情投意合的戀人們，我要問問你們關於我們的事。你倆擁抱著，有什麼證明？

看吧，我這兩隻手有時也相互關心時而我把歷經風霜的臉放在它們之上。也得到一點舒服。但是誰會就為這而活著呢？你倆雖然彼此沉於愈來愈強的狂喜裡直到受不了了，他求妳“別再”——

你倆彼此相擁之下愈益滿足
就似葡萄園的豐收季。
一個時而垂喪，因為另一個獨霸了主張：
我要問你倆關於我們的事。我知道為什麼你倆如此幸福地愛撫：因心持久，
不會消失。在你倆溫柔地掩蓋之下，你倆理解那就是純然的持續。
直到你倆的擁抱
幾乎成為永恆。而當你倆歷經了初遇的驚奇，窗前的相思，以及初次的園中散步
戀人們，你倆沒變吧？當你倆起身而吻一吻而又飲：
呵，奇怪的是也有閃避的飲者！

那亞迪克^①的碑石上莊嚴的人形不曾引你前往？那些因愛戀及分離而輕置於眉際的手，不像更是以別物作成而非我們麼？記住那些手，雖然軀幹是那樣孔武，手卻輕不著力。自主的人就會理解：僅此而已，我們的能耐止於彼此撫觸，神祇們會否增加我們的重負，那是神的事。真希望找到一塊純粹的、自足的、能養人、窄窄的一塊果園，在山岩及河水之間。因為心超越了我們，就像它超越別人一樣。而我們又不能一直目送它進入圖像，或進入神的軀體。那兒它將得到較寬鬆的壓抑。

① Tonia 聖經中人物。受父命遠行討債，因迷路而遇天使。

② Attic Stelēs 希臘、雅典的石碑。

選自馬爾他手記 Die Aufzerehnungen
Des Molte Lauride Brigge

懼 怕

我躺在五樓的床上。我的日子沒有什麼變化，就像是個沒有指針的鐘面一樣。一天早上，在我童年便不見了的一些感覺又重新回來了，回到這兒這張毛毯上。安然無恙，好像有人一直在替我保管照顧它們一樣；那些不見了的懼怕又回來了。

怕那毛毯滾邊處的一根小小的絨毛可能是硬的，硬得像鋼針一樣尖銳；怕我睡衣上的一粒小小的鈕扣會比我的頭還大還重；怕那片剛從床上跌下去的麵包屑會變成玻璃，會在地板上摔碎，而且耽心要是那樣一切都永遠會割破；怕那個鋸齒樣

被撕開的信封中，是誰也不該見到的秘密，是極其珍貴的。屋中沒有任何安全地方可保藏的；怕萬一我睡著了就會忘記把火爐前那塊煤炭吞下肚；怕一個數字會在我腦中一直長，一直長滿我整個的身體；怕我自己會大聲叫喊，人們就會跑來撞開門，我又怕自己逆意地供出我一切的懼怕，更怕自己說不出話來，因為所有的怕都是難以啟口的，——還有其他的怕……怕。

我曾祈求童年的重現，它回來了，而我覺得它與從前同樣難受，長大了真是一點好處也沒有。

為了一首詩的原故

呵，年青時所寫的那些詩算不了什麼。要是可能的話，你應該終其一生，長長的一生，來等待，來積聚感覺，積聚甜蜜，到最後，你或者可能寫出十行好詩。因為詩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僅只是感情（感情大家很早便有了），——詩是經驗。為了僅僅一首詩的原故，你得閱歷過很多城市，很多人同事，你得熟知動物，得感覺出鳥如何飛行，得知曉小花在晨間綻放的姿態。你一定要能夠回想起那些陌生處的道路，那些不期而遇以及期盼久久才來的別離；那些至今也無法理解的童年的日子，回想到父母所提供的那些你無以消受的歡愉（那原是為別人而提供的）乃至轉而傷害父母，那些兒時的病患，總是那麼奇怪地到來而偏又那麼多深刻而沉重的變化。回溯到那些小室索居的日子，那些濱海的清晨，那些海本身，那些海。回溯到旅途的夜晚，那些在頭上跟隨的，高高飛行的星子們。光光回想這些依然不夠。

你還得有無數情愛良宵的回憶，每個永夜都不雷同。你得有女子們臨盆呼叫的回憶，那些睡不穩的，蒼白的躺在產床上正在重新封合的女子們。而且你還要在垂危的病人旁邊呆過，要在窗戶開著室內仍可聽到間歇的聲響，在死人身邊守候過。光有這些記憶仍然不夠，當它們過多時你還要能夠忘記它們。你還得有巨大的忍耐去等待它們重臨。其實記憶本身還不算什麼，重要的是它們得成為你的血肉，你的眼神，你的姿態，無名無姓，與你本身再也分不出彼此。只有到那個地步，在一個稀有的時刻，一首詩的第一個字才會從它們汨汨地自己流出。

臉

……我從沒想過，到底有多少張臉。人的數目已經夠多了，但臉更多，因為一個人就有好多張臉。有的人一張臉戴好多年，當然會戴破，戴髒，戴到摺縫處裂開來失卻彈性，就像人家長途旅行戴舊了的手套一樣。有些簡樸而節儉的人，他們從不換臉也不清洗。“夠好了。”他們說。誰能說他們不對呢？問題當然是既然只戴一張，剩下的幾張要來幹什麼呢？把它們存起來留給兒女麼？或者它們的狗上街時也會戴麼，有什麼關係呢，一張臉也不過就是一張臉罷了。有些人戴臉，戴了一張又一

張，換得出奇的勤，當然，臉也壞得快。剛開始時好像取之不盡似的。但是不到四十歲他們就戴到最後一張了。這當然是個悲劇。他們沒有維護臉的習慣，最後的這張也不到一個禮拜就完了，有破洞不說，有些地方薄得像紙，而後裡子也露出來了。他們就這樣戴著四出招搖。

而那個女人，那個女人全天地坍塌了，前傾垮進她的雙手內。那是在諾特丹·得·香的街角。一見到她我就輕輕地走著。傷心人在凝思時不可以打攪他們，尤其是在還沒思索出一個結果的時候。

街頭很冷清，冷清得教人厭煩，而且使得我的步履聲無處不在像是踢踢跔跔地穿了木拖一樣。驚得那個女人驀然抬頭拉開她的臉，她拉得太快太猛乃至臉還黏在她手上。我看著她手上那張空空洞洞的臉，極力地想盯住她的手而迴避去看那張撕下的臉。看到臉的裡子已經夠嚇壞人的，更別提那個剝光了沒有臉的頭了。

譯後：里爾克的詩全是韻文作品，實在是不宜譯成他種文字，然而多年來不知已被譯成多少種德文以外的文字；他的唯一散文作品（書信、戲劇、論文等不計）《馬爾塔手記》（Die Aufzeichnungen des Molte Laurids Brigge）這部被譽為“詩人的小說”，照講應是比韻文較易翻譯的，但卻甚少人為之。怪吧？以上三節即選自該書，豈不是比甚多的散文詩更好？（完）

風

大風天
觀察風
仰望普照萬物的太陽
塑料包裝
雲彩
遠處某物看起來像一面旗幟
紅色和白色
一切都不過是一陣煙

2015年1月13日

譯注：奧地利國旗由紅色和白色構成。

好

望著乘地鐵的人們
他們是好人嗎？
他們在床上活兒好嗎？
也許該把他們綁起來？
這些問題太他媽複雜了。

2015·9

玫瑰

——寫於四川地震後

一年中最美好的時光
當所有玫瑰全都開放
好雨知時節
大氣亦清新

一年中最美好的時光
颶風和地震接踵而至
還有先前所有的一切
當春乃發生

2008·5

海

海是光明
海是聲音
海是潔白
海是空氣
海是大地
海是頭髮
海是發現
海是公正
海是死亡
海是嶙峋
海是呼吸
海是深邃
海是肌膚
海是黃金
海是蔚藍
海被出賣
樹木淚濕
海是古老
海是時間
海是泡沫
海是黑暗
海是韻律
海是颶風
海是強壯
海是善良
海是錯誤
海是天空
海是緊張
海是黑麥
海是正義
海是空間
海是光明

2012.7

秋色——給亞瑟·倫勃朗

他為了尋找自己而遠行卻走失

秋葉
凋落
在你眼裡

綠
黃
灰

在我眼裡
落著巴黎的眼淚
哀悼
她年輕的詩人
沒寫完詩就離開

當他放棄了
詩
我放棄了
你眼睛裡的秋天
在詩奄奄一息的地方

是死亡還是
出生
讓我著迷

哦 倫勃朗

任何讓我舌頭
解開的觸摸
植根在
單調的低語的泥土中

那裡的海
隱藏
在濃霧後
彷彿隱藏
痛苦的懺悔

你是戀人
不是英雄
帶著你的孤獨
出發
尋找自我理想類似夢境的東西

在夢醒時分

放慢腳步

我不是
逃避醜聞陷阱的人

波浪的張力
在我的脈搏中
震動

不要假裝黑暗的鎮定
你在我內心
鳴叫
彷彿早晨的鳥兒

順其自然

床
逃避
肋骨的疼痛

桌子
缺乏信心
無法在我手下
穩定

座位
厭倦了
整夜站在字母的
門口

墨汁
像康復期的戀人一樣
在憂傷

杯子
飢渴
深思過去的苦澀

窗戶
關住了
我的夢

全部在我的屋子裡
我失望的見證
當我避開啟示

順其自然……

這份愛
比我的紙張所能承受的
更深厚

水生的愛情

水生的愛情
如何能攀登山峰

山峰又怎麼能
像瓊漿一樣流淌

把我放進你床邊的籠子裡
就像一只鬧鐘
編織時間的皺褶
在你眼瞼上敲擊

每當夜幕降臨
我吟唱：
“哦 夜晚
呆得久一些吧
把我帶回
開始”

我要準備的
為著山峰從雪中出現
而不是
肋骨的溫暖居所

而詩
由我的慾望組成

因為你沒有海
我收集
所有的海
在藍色香水的瓶中

因為我沒有山
我用自己內部
磨損的骨頭
建立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
就把永恆
縮減成
一個致命的擁抱

新斯科舍^①的第一次死亡

First Death In Nova Scotia

在冰冷，冰冷的客廳裡，
我母親把亞瑟擺放在
幾幅彩色石印圖像的下方：
愛德華，威爾士親王
和亞歷山德拉公主^②，
還有喬治王^③和瑪麗王后。
在他們下面的桌子上
站著一隻填製的潛鳥，
是亞瑟舅舅，亞瑟的父親，
射殺並填製成標本的。

自從亞瑟舅舅將一顆
子彈射進他體內，
他就沒說過一句話。
他保守自己的秘密，
在他那白色，冰凍的湖上，
大理石面的桌子。
他的胸部又深又白，
又冷又讓人想撫摸；
他的眼睛是紅色的玻璃，
很令人想望的東西。

“來吧，”我母親說，
“來跟你的小表弟
亞瑟說再見。”
她把我抱了起來，給了我
一朵山谷百合，
讓我放到亞瑟手裡。
亞瑟的棺材是
一塊灑了糖霜的小蛋糕，
紅眼的潛鳥從他那白色，
冰凍的湖上眼巴巴地看著它。

亞瑟很小。

他一身全白，像個
還未塗顏料的玩具娃娃。
傑克·弗羅斯特^④已經開始為他塗
顏料了，
就像他一直以來
為（永遠的）楓葉^⑤塗顏料那樣。
才開始在他頭髮上
塗了幾抹紅色，然後
傑克·弗羅斯特扔掉了畫筆，
就讓他那樣，永遠，一身白。

和善大方的王室夫婦
一身紅色與貂皮，暖和的很；
他們的腳全然包在了
女士們拖地的貂皮長袍裡。
他們邀請亞瑟去做
宮裡最小的侍從。
可是亞瑟怎麼能去，
攥著他那小小的百合，
眼睛閉得這麼緊，
而路上都是深深的積雪？

^①加拿大東南部一省，拉丁文意為新蘇格蘭。

^②即後來的愛德華七世（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子）和亞歷山德拉王后。

^③即喬治五世，當今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祖父，愛德華七世的繼承人。

^④帶來冰霜雪電的精靈。

^⑤〈永遠的楓葉〉是十九世紀加拿大一首歌頌維多利亞女王的愛國歌曲。

總是一再地……

Immer wieder

作者：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

譯者：岩子

總是一再地，儘管我們熟識愛的風景
熟識教堂墓地及其哀怨的姓名
還有那沉默陰森的峽谷，去而無還的
不歸之路：總是一再地，我們結對而出
來到古老樹下，總是一再地
躺進花叢，仰面天空。

翻譯筆記：

里爾克的這首小詩寫得意味深長，詩中景物既有寫實又有象徵，愛情與死亡為鄰，與生命平行著，一二再、再二三地循環往復。裡爾克的這首小詩翻譯起來談不上多麼複雜，惟一不太好拿捏的，我以為是下面一句分行：

“in welcher die anderen
enden.”

該分行直譯為：“在那個（沉默陰森的）峽谷裡，另一些人（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enden：動詞，結束，終了。德語中對死亡的一個變相、或曰婉轉的表達，有如我們中國人忌諱說“死”，而說“走了”、“老了”、“不在了”等等。一連串的小詞兒在我腦海裡接踵而至：“歸宿”、“彼岸”、“陰間”，於是，那個 Schlucht 最終變成了“死亡之谷”——不歸之路。

反過頭去看看馮至先生是怎樣翻譯的呢？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因翻譯詩人葉延濱的兩首詩，有機會認識了馮至先生的兩首詩譯。一首為里爾克的〈豹〉，另一首也是里爾克的——〈總是一再地〉。細細品讀與原文比較之後，可以說是嚴謹無誤，難以超越。

馮至先生堪稱中國德語界的文學泰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關德語的書籍資料可謂是少得可憐。圖書館裡惟一可供借閱的是一本薄薄的《德國文學史》，扉頁印著前輩的大名。還有一本厚厚的《德國史》，沒有注明譯者，想必是集體成就吧。至於馮至先生也寫過詩、譯過詩，那是後來才曉

得的事情。

再次細品馮至先生的譯文，發現他將“in welcher die anderen enden:”模糊成了“山谷盡頭”——一個不錯的，可以說得過去的，堪稱 clever 的處理。下面請欣賞馮至先生的譯文：

總是一再地，雖然我們認識愛的風景，
認識教堂小墓場刻著它哀悼的名姓，
還有山谷盡頭沉默可怕的峽谷：
我們總是一再地兩個人出去
走到古老的樹下，我們總是一再地
仰對著天空，臥在花叢中。

然而，為什麼是“die anderen（他人、他們）”，而非 wir（我們）或 man（人們）呢？這個“他人、他們”指的是那些已然躺進墓地裡的人呢，還是“我們”也包括其中？我把這個問題電郵給了豪約先生，一位德國文理中學的老校長，下面是他給我的簡短答覆：

Guten Tag, Yanzi,

es ist wunderbar von Ihnen zu hören
(lesen).
Ich denke, 'die andern' ist ein Euphemismus und meint in der (poetischen) Realität 'wir'/ich'. Wir sagen gerne aus Angst vor dem Tod: 'Wir müssen ja alle mal sterben.' Dabei denken wir bei dem 'wir' gar nicht konkret an uns selbst, sondern immer an die anderen. '... die furchtbar verschweigende Schlucht' ist das Grab, das (später) nichts mehr über uns, 'zweien', die jetzt noch (in liebender Glückseligkeit) sich 'lagern' 'zwischen die Blumen, gegenüber dem Himmel.' verkunden wird. Das Grab sagt nichts mehr über unser (heutiges / gegenwärtiges) [Liebes-]Glück. Dennoch war es /ist es ein Glück!
Viele liebe Grüße
Ihr
P. Heuer

大意如下：

我想，這裡的“die anderen（他人／他們）”是“我們／我”在詩中的一個婉轉指代。出於對死亡的恐懼，人們常常喜歡說，“我們每個人都得死”，然而，這裡的“我們”實際上並沒有具體到自己，而是別人。那個“沉默陰森的峽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谷”是墳墓，然而，它將來也不會告知天下，這裡的古樹下、花叢裡曾經躺著“兩個相愛著的人”。儘管如此，我們曾經／現在是幸福的。

里爾克的這首〈總是一再地〉大概成筆於 1914（？）年，原本有下闕的，但後來被詩人自己刪去了。我亦認為第 2 段頗為敗筆，倘若保留有傷大雅。

(ursprüngliche Fortsetzung, die von R. M. Rilke wieder gestrichen wurde:

Dortem das Haus scheint uns noch
immer erfreulich
unser nennen wirs im selben Gedanken, unser
könnte der Weg sein, unser die Bank;
Rosen des Gartens
Winde der beginnenden Liebe schlagen das Herz auf
wo es sich nie noch aufschlug
zwischen zwei älteren Seiten
Aus: Die Gedichte 1910 - 1922
(Ende 1914)

2010 年 12 月 8 日 初譯

2016 年 1 月 7 日 整理修改

愈走向內心， 便愈走向世界

讀馬莉金色十四行詩札記

◎朱子慶

西諺有所謂“說不盡的莎士比亞”，移來說馬莉肯定不確；但我之借喻是想說明：好的作品令人饒舌；我想應無異議。談論馬莉詩，尤其談論她的金色十四行系列，這在不無犯難，坦率地說，即因——她的詩令我饒舌！

好的詩總是寂寞的，因為就像好的蛋一樣，好的詩難以置喙——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現在詩壇多“怪事奇聞”，令讀者蜂擁觀望，詩人心癢難耐喜好被撓嘛。馬莉喜歡清靜消停地寫作，因而馬莉是寂寞的——好的詩人也大都是寂寞的。前賢曰：好詩如鏡花水月，“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馬莉的金色十四行詩，約略近之。

馬莉近 10 年精心創作的自由十四行體作品已有近 500，分別收入兩本詩集中（太白文藝社 2007 年《金色十四行》及花城社 2013 年《時針偏離了午夜》）。如果要細說馬莉這兩本集的直觀特色，我以為至少有以下五個亮點：

其一，是她純淨而典雅、質樸又亮麗的藝術風格；其二，是她氣質和感情上特有的直覺、敏感、精微和豐富；其三，是她優美的修辭、詭異的幻構和湧溢的奇思妙想；其四，是她在十四行體建構上的成就；其五，是她的詩意觸角延伸到了許多層面：人性自身的困惑（愛與恨），人性與存在的困惑（環境與人），人性與制度的困惑（單位與個體），人性對同類的困惑（對底層小人物的悲憫）。這最後一個亮點——主題的豐富性——是她這兩部詩集中最重要的亮點，頗富啟示性。

我先說說馬莉《金色十四行》的詩體建構。

關於新詩亦即自由詩的體式建構，似乎有兩派意見各執一詞，一派捍衛“自由”，彷彿分行之外無形約（形式規範

約束)，自由乃是新詩的“天賦人權”；另一派意見認為，新詩將歸於“現代格律體”。其實，除了受制於自身的成長邏輯，詩由簡入繁，體式漸多，它從來不曾在形式上定於一尊——抑或則自由，或則格律，以單一的體式一統江湖。新詩也概莫能外。新詩只是由於在體式建設上，較舊詩稍遜風騷，所以才有呼籲精進的現實需要。

馬莉的十四行體給我們的啟示是：“在一定的尺寸上燃燒”（梁小斌語），適度的形約能使創作自由。十四行體在建行上，約為舊體詩五、七絕（均為極成熟、發達的格律形式）的兩倍，容量加大，又修短適中——統計學也許會告訴我們，這個規模或許是中外抒情詩創作在建行上，使用頻率最多、處於均量區位的一個詩體建制，亦即最適腳的“詩鞋子”。西方有所謂“商籟體”，應非偶然。

馬莉自運用十四行體起，創作進入了黃金時期；她才思噴湧，佳作迭出，感到“特別自由，創作的空間和張力突然擴大了，”（馬莉語）。她覺得在她的漢語十四行的建構中，她找到了表達自己的內在節奏與韻律，她命名為金色，這是東方的色調，她彷彿“找到了有跳躍節奏的新鮮空氣”（馬莉語）。無怪乎她把詩手稿寫好後，每每要讓我先來朗誦一遍，她在傾聽中仔細分辨節奏的亮點與盲點。這使我想到了另一個郁懷已久的詩問題：為什麼當代舊體詩創作盛行不衰？舊詩可以寫到老，能夠漸入佳境？又為什麼許多新詩作者中道走失，或乾脆老來轉軌——操弄起舊詩創作來？這表明自由在表面上固然去除了約束，但在本質上卻不是一種建構性的力量。適度的形約不僅僅有如趁手的工具，它更具有反彈的張力，“你把它張開來，你把文字全裝進去，然後你收緊它，你收不緊就會空空蕩蕩，你收得太緊就會撐裂”（馬莉語）。這是“有難度的寫作”——馬莉就總在不斷重臨這一困境，但每一次的收緊和放鬆都會帶給她更大的自由空間和快意享受。

每首均限十四行，每句字數不拘，以一句四頓為常規；至於用韻則自由得多

，時隱時現，時有時無。這就是馬莉在她的十四行詩體式上的設定，所有的自由都被她掌控於十四行所編織的詩網中。沒有朗讀經驗的人是難以讀出其美妙的。由於她也兼擅朗誦和哼唱，這些詩宜歌宜誦，富於音韻之美。

寫作的姿態對於一個詩人來說，是很值得研究的。接下來我想說說馬莉的寫作姿態：瘋狂的“慢寫作”。

寫作姿態對於詩作品來說，應該屬於在詩外，似乎談說的意義不大。但在一個普遍快餐化、高效化的時代，“慢寫作”就有了別一味價值。

馬莉是一個很沉得住氣的詩人，她的電腦“抽屜”裡至今還放著寫好但不曾拿出來發表的 100 多首十四行（除此之外，她的電腦“抽屜”裡還另外安靜地放著她的 200 多首寫於上個世紀 80 年代的詩作），馬莉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寫作，她的認真只在乎寫，而不在乎發表，這樣一種認真的姿態，就像一隻認真飛行的蜻蜓。湊巧的是，馬莉《金色十四行》集裡，果然有一首題為《一只蜻蜓在遠方認真地飛行》的詩。初讀原稿時，我對“認真”一詞心存疑慮，我覺得它既概念又習常。但馬莉說，她曾仔細觀察過蜻蜓在荷塘中有一個細節，她為之感動不已，那就是它迅速飛翔但突然靜止的動作，馬莉用“認真”來命名這個動作。最終我認同了馬莉的“直覺”。“認真地飛行”這是蜻蜓的物性使然啊，蜻蜓是一種極有趣味的昆蟲，其棲止、飛行均輕盈嚴謹。古詩“點水蜻蜓款款飛”、“早有蜻蜓立上頭”，莫不見證其“認真”的情態。倘若用之於蝴蝶便不妥了。

由此可見馬莉在詩寫作上的“認真”不是一般的“認真”。

馬莉一直擁有飽滿的創作激情，她絕不會寫好立刻寄投發表，她往往一擱就是三至五年。她的金色十四行詩系列，寫了整整十年，寫了 600 多首，而拿出來發表的才只是兩本約四百多首。怎樣解釋她的這種寫作心態呢，還是用馬莉的詩句來解釋馬莉吧，她這樣寫：“我總愛懷疑，懷疑你的思想和愛情／我把我的問題擱置在抽屜裡”。

這種懷疑和擱置，在馬莉是一種常態，也許在當今的詩壇上，那卻是一種異態？

一個世紀偉人曾經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其實“認真”是“求道”的一種世俗形式，所謂“真”亦即真相、本質、規律，如果今天的詩人都自覺地把握住了它，那麼離共識便不遠了，離永恆便也不遠了。為什麼現在的詩大多只在圈子裡“風流自賞”？因為大部分詩人缺少外觀和內省上的“認真”，從而作品在合目性與合規律性上先天不足，既然不能奠基於對世界的同感與共識，又怎麼能具有與讀者共享的可能性呢。當然，如果詩人們個個都極為認真地對待每一首詩，寫詩的人肯定會大大減少，但詩的質量卻會大大提高。

瘋狂的“慢寫作”是詩的認真，也是詩的自信，更是詩的品質。這一切對於十分沉靜的馬莉來說，似乎是她的“詩道學”，下面讓我們來看看其中奧妙。

馬莉自有馬莉的詩道：品讀之一

前不久在南歸的列車上，馬莉閉著眼睛傾聽我讀她的一首詩。讀到她那首〈犯人闖入院子，狗叫起來〉，我不禁吃吃笑出聲來。這首詩的確有趣至極。讀開頭：“一隻無家可歸的狗來到南方／熱得死去活來……”，我已領悟到，我其實就是那隻來到南方的熱得死去活來的狗。馬莉說，不錯，我正是寫的你！我領首。接著讀到：“我喜歡我家門前／有一隻小狗，最好永遠不要長大”，我會心，是啊，這是人類的經驗，養狗如養孩子，孩子小的時候才最可愛。但在給出其邏輯理由時，馬莉的理由卻不再是俗常的公理，她突然筆鋒一轉：“因為狗長大了會看門，會認人”。且慢，按照俗常之理，大凡人養狗，不就是為了看門護院麼？可是馬莉不然，她不按世俗常理出牌，她把功利和目的論擱棄，並為這個非功利的理由，設計了一個奇特的情節：“天黑了，犯人闖入院子，狗叫起來／……天還沒亮，犯人就給警察逮住了”。讀到這兒我就不敢再笑了，詩的結句令我為之肅然：“我最不喜歡這樣的結局”。

這就是馬莉的人文情懷，這就是詩人

的非理之理！不涉理路規範，不同於凡夫俗子，真理的對立面站著的不是謬誤，而是另一個真理。犯罪固然可惡，但犯人被逮住的那一刻，卻也不幸，令人同情，因為作為犯人的“人”，將從此失去自由啊！馬莉對“人”與“類”不作道德區分，全放在了“愛”的準繩內。

馬莉所有的詩作我都曾先睹為快，然而一經刊登出來，卻讀之如新，亦可怪也。這首“道非道”之詩，還頗有點大詼諧在焉。

馬莉自有馬莉的詩理：品讀之二

幾年前，北京的詩人們十分友善，為馬莉舉辦了《北京之音》專場朗誦會。在現場，我與馬莉合誦的〈告密者的兄弟〉，是馬莉最為喜歡的詩之一。朗誦時，因為我的一再掉句而被馬莉機智地追回，而致再三復踏，效果奇佳，直到合誦出“事情就這麼簡單”，戛然而止，聽眾覺得這急管繁弦，很炫，真不簡單呢，轟起掌聲一片，真乃美麗的錯誤。

〈告密者的兄弟〉是內容上十分詭異的詩篇。開頭是土地與鏡子的重疊：“告密者有一片土地，在鏡子後面／照耀著鏡子中間，一直照到／鏡子裡面，更深之處，但是／晚了，太晚了，一些人從前門走了／另一些人從後院逃跑了……”多麼奇幻，且把場面拉得多麼開闊。有人說馬莉寫的是國民黨時期地下黨被出賣的狀況，這實在是天大的誤讀。我想，這種誤讀也許多少是和馬莉的委婉寫法有關。

這首詩的寫作時間是2001年1月，可以說此詩的創作與現實是緊密相關的。當時，《南方周末》困局重重，流言蜂起；內部一味的競爭上崗又搞得人人自危，這種單位體制在轉型調整時期的不和諧，使馬莉身心俱疲，因而感到告密者窺視環伺，爭奪版面搶奪飯碗……馬莉把這些內心痛苦早已向我傾訴。那天晚上馬莉動筆時我是知道的，但我萬萬沒有想到，她筆之於詩後，竟然是另外一番光景——那真是一個轉換而再創造的妖媚而詭異的世界：“院子太深，花太香，你站在／背朝我的地方，你立刻

就認出了我……”緊接著：“你坐在空椅子上，月光照耀你的腳／棕櫚樹從你的腳下生長出來／你給我講告密者的故事……”那麼緊張的環境下她竟還有閒情來聽一個告密者講的故事，這個告密者很有可能明天就把她的版面搶奪而去呢！馬莉有意把緊張的節奏放慢下來，一個慢鏡頭讓人們回味不已。但在結尾，她又來一個猝不及防的快鏡頭：“但告密者的頭顱被人提走了／是被他的兄弟，鏡子後面的告密者／事情就這麼簡單”！

本詩勾勒了告密者及其悲劇命運，詩境詭異，歷歷如畫。告密者本不是什麼值得嘉許的人物，但詩中的告密者也有幾分悲壯。我想這並非作者的本意，不過表現了這一路人的心狠手辣罷了。此詩最耐玩味處有兩點：首先，是它的敘事層次。先說告密者的善於藏匿，繼說一次成功的逃脫，這時才推出講故事的“你”，最後以告密者死在兄弟手上收結，其過渡銜接之巧妙，可謂別出心裁；其次，是詩境的佈置：院深，花香，怪異的月光、空椅子，以及總在生長的棕櫚樹，“你”背朝我竟一下子認出了我，彷彿後背長有眼睛。詩人不著一字，已將告密者的神秘寫盡。馬莉是吃過告密者的虧的，然而她的幾許厭憎，結晶出的卻是這樣一首詩，可見詩人是無往而不優美的。

告密者的所為馬莉極為厭惡，但告密者並沒有因此被簡單化、臉譜化。記得我與馬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觀看清唱劇〈江姐〉時，當軍統頭子徐鵬飛一出場，音樂格調及燈光陡然大變，變得陰險而難聽，人物的面部及衣著也如出一轍，馬莉極不以為然，“太臉譜化啦！”她說。對此我很理解。藝術創作不是表態，而是呈現，在場景裡，在細節深處。

馬莉只認一個詩理：越是現實的也越是歷史的，越是詭異的也越是優美的。馬莉說：“這是我個人的藝術辯證法，個人之理，非理之理。”

馬莉自有馬莉的詩象：品讀之三

這裡的象當然指的是意象。在馬莉的《金色十四行》中，有一種久違的溫情

，讀來使人蕩氣迴腸。這在當今詩壇一地雞毛的“日常主義”氛圍下，顯得尤為難得。

〈一個女人坐在自動奔跑的人力車上〉寫一個死者想念活人，從墓穴中跑出來，乘坐一輛無人駕駛的人力車回家，奔赴親人的團聚。人類的經驗告訴我們，是生者想念死者，是生者去墓地為死者悼念，哪有死者想念生者的道理呢？這真是只有詩人才有的大膽想像。馬莉認為死者一樣有人情味，至少是“鬼情味”吧？這就是為什麼馬莉一直喜歡《人鬼情未了》這部電影。馬莉認為，一個人不會無端端地想念另一個人，當她想念一個人的時候，肯定是這個人與她在同一時間內，在不同空間下發生了磁力共振，想念是共同發生的結果。馬莉的感受器是時刻向外打開的，但她的結晶體是向內開放的，是內斂而高度集中的。

這首詩的情境很像一部恐怖短片：無人駕駛的人力車自動奔跑，馳過午夜，車上的女郎黑衣、黑帽，“黑色的眸子穿插在誘人的黑暗中”。當車子拐彎，風吹落帽，女郎黑色的髮絲線閃電；她慢慢轉過臉來，嘴角滴血，十指猩紅，臉龐比月色慘白……好不毛骨悚然！可是結尾馬莉的溫情追問，卻一下子消解了所有的恐怖：“此刻，她要去哪兒？去奔喪？還是／從墓穴中返回家園，奔赴親人的歡聚”。你不能不為之眼熱，心熱！

這是一首張力巨大的詩作，如被閃電擊中，回響卻長鳴心底。

與此詩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另一首：“潔白的頭骨散發時間的氣味／是哪一場戰爭？一隻小獸被擊中／製成標本，作為聖誕節禮物／放在我手中，如果是人的頭骨呢／他可能按耐不住說：‘我愛過你’”〈潔白的頭骨〉，你弄不清人與物究竟誰是主動與被動，因為在馬莉這裡，物物皆情，沒有主動與被動之先後。此詩的力度在於：從溫情脈脈裡讀出冷酷的想像。

〈風在夜半改變了方向〉：“我常常想像古代群島上的奴隸／與岩石一樣體驗著疲勞和死亡／大海退潮時眼裡滿含

著哀傷”。在這燈紅酒綠的消費主義時代，很難想像馬莉為何常常如此想像。她說：“海水難過時／會濺濕一個人的扣子”。我讀來匪夷所思，像這樣出人意表的幻構，在馬莉《金色十四行》裡俯拾即是，極大地填補了詩想像力的缺失——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新詩走向日常主義和“口語化”，變得感情稀薄，想像蒼白，味同嚼蠟之作盛行……

大象無形，其實這形隱藏在肉眼看不見的深處。詩人能看見，馬莉能看見。我呢，有時候也能看見。但看見的並不都是馬莉的“意象”。子曰：“繪事後素。”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新詩想像的蒼白，恰恰為馬莉詩奇詭的“意象”，做了素白的底子。

尋找和發現馬莉的隱痛……

詩應該是而且必定是宇宙在心靈深處的對應形式。徒有其表的世界有目共睹，何勞詩人著筆呢？純粹意識的泛濫則虛飄無住，又何勞人們去讀呢？“目光平靜，保留著對世界最初的直覺／和一生都無法剔除的隱痛”，這是馬莉金色十四行系列裡最為重要的一首。馬莉是自有其深意在的，因為它表達了馬莉詩的全部美學。

這一結句寓有兩個重要的關涉：一個涉及客體：“對世界最初的直覺”；一個來自主體：“一生都無法剔除的隱痛”。人類無法抵達世界的客觀深處，惟天才的直覺能力，惟藝術家的直覺能力，可以信賴，可資驅用。經驗告訴我們，“最初的”是尖新的、銳利的、鮮活而充滿生氣。而深刻的、內在的“隱痛”，則是“最初”之後留下的印痕——只有迴非浮泛淺表的觀感，才足以構成藝術的內核。馬莉的隱痛是物理的，同時又是神性的：“門敞開了，我的手伸向翅膀，握住了光／一束明亮的祈求，那是最後一夜／我離開了你，朝著故事的結局走去／沉入幽暗的光中……”這是馬莉的隱痛，這是在虛假的神性被否定之後，虛假的物性也被摒棄之後，新鮮的有熱度的神性，是靈與肉統一的神性。

只有人類自身（主體）的神性才有體溫，而上帝及偶像（客體）是沒有體溫

的。我們詩壇上流行著摒棄神性的說法，這是因為大部分詩人把人類主體的神性與上帝客體的神性等同起來了，模糊了這二者之間的界線。這一點，使馬莉倍感傷心，這才是普遍人性的隱痛；無論是人類整體生命，還是單個個體生命，這隱痛中飽含著難以言說的熱淚和溫情……它敞開直覺而幻構出另一個世界——一個靈與肉統一的、合理的、神性的世界。真正的痛是不露聲色的，不事哭喊的，是優美而尊嚴的。這個特質，覆蓋了《馬莉金色十四行》的全部詩作。

馬莉的世界是清晰的，是有氣味和線索可尋的，讓我們來發現一下馬莉的小鎮吧：“幻想在某個年代的小鎮上度過餘生／我喜歡小鎮這樣的地方，它的火車／總在黃昏的時刻開出，一群流浪漢／模糊的面孔，像咖啡一樣濃郁”（《有時會想起你》）。馬莉喜歡小鎮，喜歡坐火車去小鎮，喜歡在一個被人忘記的地方生活。馬莉其實不喜歡熱鬧，她的表象與內心並不相符。她在家中寫作時，內心最大限度地開放，高興起來還會在家中跳舞。一旦出場，她則是緊張的，甚至膽怯的。她為什麼在作品裡反覆出現小鎮的場景，這與她內斂的情懷是十分吻合的。

我猜想這景象乃是基於某種直覺——例如，對一張泛黃而模糊的老照片的“最初的直覺”。這裡我特別要強調一下馬莉的直覺，她總是能很快地捕捉自己的感受，之後，快速而準確地與某個物象疊加為一體：“有時會想起你，花瓶裡的玫瑰／每到午夜便張開它寂寞的嘴唇……”，疊加得紋絲合縫。這使我想到了古人“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之麗句。做到這一點並不難，但要做得好可不容易。馬莉做得好，她筆下的場景，均因富於生氣的疊加和幻構，而一個一個復活了！

〈海邊的房子和罐子〉是馬莉的“前十四行”之作，寫於上個世紀 80 年代。我因它明麗開闊的意境、厚重諧美的音韻，而樂於反覆誦讀之。其中寫道：“罐裡盛著鹹水／鹹水盛著白浪／和海邊的房子／和白浪裡的海邊的房子／和白

浪”，意象與節奏交融一體，像一幅慢慢打開的油畫，海水搖漾浪拍連綿，房子投影其中閃跳不已——這是寂寞目光的投注，更是寂寞目光投注之下的直覺。倘非如此，誰又會寓目於一只罐子裡的波瀾呢！

在一顆 60 億人類擁擠的星球上居住，人人都是一只被遺忘的罐子，馬莉也不例外，不同的是，有的罐子沒有波瀾，有的罐子有波瀾。有的人看不見罐子的顏色，有的人不但看見罐子的顏色（棕色或者黑色），還同時聽到大海上晝夜轟鳴的波濤：“陌生地響……”

在這個意義上馬莉像一個偷窺者，她收視返聽，因其斂行且安靜因而更抵近世界與人，尤其是世界與人的淺表以下更幽微乃至幽昧之處。

馬莉詩因為兼及主客兩個世界，而在主客兩個向度上延伸，逾走向世界，便逾走向內心；逾走向內心，便愈走向世界……

最後，我想借用梁小斌在 2007 年為馬莉榮獲中國新經典詩獎時的授獎辭中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語：“馬莉的詩歌尺度自給自足，無限柔韌，並且如此多嬌。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如酒一樣使人沉醉

——讀義海的詩

◎古遠清

顧名思義，學院派詩人是指那些在學院圍牆內筆耕的作者。那怕是暮色降臨時，學院派詩人不是在大排擋坐著而是在唐詩裡坐下；杯中上下浮動的茶葉，在他看來也是一片是詩詞格律中的“平”，另一片則是“仄”。總之，他是以學者之眼觀物，以教授之情抒發內心感受。簡言之，學院派的詩，指的是那些以學問入詩，以意象出詩；以知性、智性和感性、彈性思考生活的作品。這種詩作之所以得到長久承續，是因這前有聞一多、朱湘、馮至、鄭敏，後來又從江蘇鹽城走來了一位名叫義海的年輕歌手。

學院派詩人不完全以書齋生活為題材，它所反映的生活面並無固定的邊界，像義海除寫〈書法家〉，寫〈毛邊書〉，寫〈圖畫〉，寫〈王爾德筆記〉，寫〈學者詩人的夜晚〉外，他也寫〈夏蟲〉，寫〈時鐘〉，寫〈玻璃〉，詠〈傷春〉，唱〈船歌〉，歌頌〈雨後的花園〉，在等待菊花盛開的早晨。不過，即使義海走出學院圍牆在寫〈硬幣〉，也不是以貨幣學家的視角而是以哲學家的頭腦，思索著硬幣的正反面如何符合辯證法的原理：

硬幣的正面是風
硬幣的反面是雨

硬幣的正面睡著
硬幣的反面醒著
……

當硬幣沒有正面和反面時
是我們把酒當水喝了

這前面幾段均顯得很一般化，可末尾卻出人意料之外。它告訴我們：酗酒的人失卻了思考能力，當他把酒當水喝時，其生存意義就只有“反面”沒有“正面”了，這正所謂“編筐編籃全在收口上”。

詩評家王珂曾大力鼓吹學院派和技巧派這兩種詩。在筆者看來，這兩派完全

可以合作融彙，擴容轉向，兼容並包，互相補充。有紛亂的意象、曖昧的意境和撲朔迷離夢幻風格的義海詩，誠然是學院派詩的代表，但上述〈硬幣〉一詩，卻使用了技巧派“平中見奇”的手法。這種手法還不是他最擅長的。構思的精巧和意象的奇特，才是他的所長。如〈無題〉：

下午的雨
落在五點鐘上
憂鬱的秒針
把它的淚
均勻地灑在地球的表面
那朵咧開嘴的玫瑰啊
我真想用一顆子彈喂她

這開頭兩句按散文的寫法是“下雨的時間為五點鐘”，可這平鋪直敘，就與白開水無異，而義海倒過來說，就使人感到新奇、新鮮，如酒一樣使人沉醉，如鮮花一樣芳香四溢。義海不滿足於此，還把秒鐘擬人化，說她心情憂鬱，時常掉淚。最使人吃驚的是結句用“武力”去解決憂鬱，即“用一顆子彈喂她”。意思是把憂鬱趕走，把不愉快的心情消滅掉。這是全詩的高潮所在，是全篇思想感情表現最集中、最突出和最飽滿之處。古人云：“為人重晚節，行文看結穴”，信哉斯言！

義海畢業於西南師範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他的導師呂進常教導學生們說：寫詩必須用“詩家語”。所謂“詩家語”，就是不能以散文家的筆法寫景物，而必須用詩人的手法如“通感”狀物抒情。所謂“通感”，就是將聽覺與視覺、觸覺互相溝通。如義海〈那夜〉中的結尾：

那夜很輕很靜
我聽見花開的聲音
有的用粉紅，有的用幽藍

這裡用顏色形容聲音，是以視覺寫聽覺。這種“通感”，是形象思維的藝術

想像方式，是一種審美的創造，一種特殊的修辭現象。

學院派詩人最使人羨慕的是學富五車，其作品有濃濃的書卷氣，其中最佳境界是像余光中那樣中西學問皆一流。義海雖然遠沒有達到這個境界，但作為比較文學教授和翻譯家，作為雙語精英的新銳歌手，他的“西學”不存在問題，“中學”也不乏傳統文化的流風遺韻。他的作品，從西方詩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营养，同樣也從中國古典詩詞中“拿來”不少精華為我所用。如果認為義海的詩曾在英國出版，曾在英國獲獎，便認定他是一個“被翻譯了的意象”的西化詩人，就錯了。如前述〈暮色降臨時我在唐詩裡坐下〉，作者不但將把持不定的茶葉比做平與仄，而且將不肯深入到杯底的茶葉一片比作李白，一片比作李賀。在唐詩裡坐下的義海，在他看來，簡直處處是唐詩，生活中根本離不開中國文化。無論是〈一個學者詩人的夜晚〉（南京大學出版社）還是〈被翻譯了的意象〉（東南大學出版社），作者常常有意無意間以古典詩詞點綴自己的作品，其詩在唐詩中是一種顏色；在〈唯美主義的半徑〉裡，另一種顏色則在唐詩之外，即沒有出現唐詩式的句子或意象，但由於作者用宋詞的梳子梳理雨，梳理秀髮，這樣便浸透了唐詩宋詞元曲的韻味。至於〈夜半鐘聲到客船〉那樣的“藏頭詩”，決不是文字遊戲，而是重新發現、改造傳統文化的成功實驗，將古典詩詞現代化的一種嶄新嘗試。作者讓新創意雜糅舊觀念，跳脫單一慣性，在後現代文化語境中把一句唐詩像珠寶一樣在結構中隨意點綴，這有點像音樂中華麗的裝飾音型。這類詩充滿了知性，但不掉書袋，它的出現，對於融通詩路標新立異，揭示傳統文化在西化思潮衝擊下變革的某些新質、拓展現代詩的題材領域，均具有啟發意義。

在結構上，義海的詩多採用“重章疊句”的形式，不少作品末段與開頭幾乎相同，有的只更換幾個字便收到多姿多彩的效果。如〈不是或是〉：

不是所有看見日落的人都看到了日出
不是所有看見日出的人

都看見了日落
.....

如果光看這開頭一段，以為義海受了舒婷某些句式的影響，可最後一段使人覺得他在參考前人的創作時有所創新：

不是所有的日出
都有可能看見他們
不是所有的日落
都有可能看見我們

末段雖然仍以日出日落意象為主，但與開頭只是句式相同，而意義完全不同。這種復沓迴環、映照生輝的段落，“我們”與“他們”的錯位，有深長的象徵意味，這便是襲舊彌新的妙處。

有的詩人為求多產，常常複製自己，義海不存在這個問題。即使是寫同一題材，他也能做到不撞車，如孤獨，在義海詩集中可以找到多篇。大家知道，孤獨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感受，在〈有一個孤獨〉中，作者用擬物化的手法，把它比做一棵樹，這就將孤獨感性化了。這還不算什麼，更妙的是作者把它的盛開用“灰灰地”形容，這一顏色詞用得非常準確，因為孤獨的顏色不可能似玫瑰鮮艷。“灰灰地盛開，盛開著凋謝”，這裡用“頂針”的修辭法寫其從生機勃勃到衰亡的過程，這一過程前面已有鋪墊：河水從遠處來了，春天又買門票了，種子又要出嫁了，孤獨當然也就離消逝不遠了。前面還寫到電話鈴試圖擊碎孤獨，陽光也參與驅走孤獨。整首詩從孤獨、苦悶、迷惘寫到苦中作樂，很耐人尋味。〈我曾經愛過一個叫丁香的姑娘〉，寫的又是孤獨。不可否認，此詩從戴望舒詩作中獲取了靈感，然而不是照搬，而是作了創造性的發展。作者寫“她消逝在霧中，她的家在霧的深處”，就很有聯想的餘地。這裡的關鍵詞是“霧”：霧一樣的姑娘，謎一般的少女。多麼可愛又多麼難以捕捉，其意象，其形象，其章法，與戴望舒並不相同。

每逢節日的夜晚，義海均在大草原似的詞典中，殺名詞，飲動詞，爛醉如副詞。和許多學院派作家一樣，他寫作時無法離開電腦。對他來說，敲擊鍵盤的聲音就像永不消逝的電波。每當敲完一個字，重重地一下“回車”，這種聲音對義海來說就像音樂一樣美妙動人。這就是一個學者詩人的夜晚，一位唯美學院派作家給我們帶來“不是禁慾主義”的，總是讓我們攜帶著浪漫的因子在閱讀時得到喜悅與狂歡。

二千一百多年前漢代時，張騫曾兩次出使中亞細亞，連接了歐亞兩洲的絲綢之路。在西安回顧歷史，站在小山上，我們彷彿可遠遠地聽到回蕩的駝鈴聲，看到了沙漠飄揚的風煙。

東西文化相互交流：使節、商隊、遊人、學者、傳教士、移民推動了文明與文化的進步。這次古代的交流也直接影響了西方的亞歷山大港文化及其皇朝世代。直到今天東西文化形成兩極纏繞追求的合併（The Union of the Opposites）仍處於二元論（Dualism）之中。

康斯坦丁·卡瓦菲（Cavafy, 1863-1933）生於亞歷山大，卒於同一城市。海外詩人發展了他獨具個人的人格，在西方詩壇成為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雖然聽起來卡氏是個十九世紀人物，他的長壽卻使他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和希特勒的興起，這使他成為一個跨世紀的現代詩人。他只發表了大約兩百首很短的詩，但卻流露出是對自己最苛刻的評論者的態度。1898年卡氏的寫過一首詩〈等待外蠻〉（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簡譯：

我們等待誰？因為外蠻子要來了？
為什麼長老們不再議事，不再立法？
因為敵人即將來到。
為什麼皇帝早起，身著盛裝？
他站在城門外，等待誰的來臨？
.....
夜降臨了，
外蠻沒有來到！
前線的消息說——沒有敵人了。
我們怎麼辦？
答案有了一——“人民”。

卡瓦菲的詩是描述一個政治體系。它利用言過其實的神話及誇

大的外來侵略威脅來支撐一個腐敗政權。西方採用的沒精打彩的政治儀式、一群頹廢精英主義的統治，註定了文明的沒落符合了今天的歐美文化，已成了上述普遍的狀況：反恐、移民、失業、經濟、政治犯、軍人軍閥等。西方已不像二十世紀，尤其是科學的發展和變化，和看到的不周全和完美。西方民主政府也得不到人民的完全信任。儘管卡氏是一個懷疑者，他對基督教為國教，高度的愛國精神和對異性愛（Heterosexual）的傳統價值否定和嘲笑態度，稱自己為“老年詩人”（old poet）。他也對自己的個人主義（不肯隨俗）行為感到不安，他的傳統是拜占庭（東羅馬）人的，精練而又誇張的語言和口頭通俗的奇妙混合。可是卡氏有其風格和親切的現實表現出來。

卡氏有多個兄弟，一生未婚，是個同性戀者。他著名的詩作有：〈伊薩卡〉、〈1909、1910、1911年，在那些日子裡〉、〈亞歷山大的太子們〉、〈米瑞斯〉和〈薩莫比利山口〉。閱來閃爍，但是非常之短，甚至到只有一句，還是零碎的。最使人悲傷的還是〈上帝遺棄了安東尼〉。兩個古國中希臘人創民主，猶太人創基督，但是希臘從未有個民主，猶太人也未有過基督教。那些文明可說是原始型（Archetypal）。後現代文化的今天，甚至到今天世界上的強國也不可能不擔憂的重演。


編輯筆記

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喜愛中國文學藝術者眾，編者以前提到的一個年青洋同事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專業背景幾乎和編者一樣，都是本科由文轉理——以技養藝的人。不過他偏愛中國古詩詞，常常翻譯自娛，有時會與編者討論“詩”和“詩歌”的翻譯問題，說“中翻英易，‘詩’和‘詩歌’一概譯成‘poem’便可以；可英翻中呢，何時‘詩’？何時‘詩歌’就纏夾不清了”。編者也往往被他如此這般的糾纏不休，最後的忠告唯有：“閣下要嘛一概譯作‘詩’，要嘛一概譯作‘詩歌’算了。反正中國讀者和詩人都是如此這般纏夾不清的。”在此，編者要給詩友們的忠告也就如此這般，作詩也好，做學問也好，如果認為“詩歌”有理，就詩歌集、詩歌評論、詩歌人等一路黑到底；反之，請大家共同努力，為“詩”正名！

本刊歡迎詩友代組世界各地群體或個人有特色的編輯，有意者請先寄電郵來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newworldpoetry.com 備有過去至今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瀏覽下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備檔後即寄。



會飛的手
秀陶詩選

台灣現代派大將秀陶散文詩自選精編訂本《**會飛的手**》經由台北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收從1950年代到21世紀孤獨、存在、政治、生死之幽默而深沉的觀照等詩作。奚密作序，智海插圖並收兩萬字〈簡論散文詩〉及湯舒雯訪談。訂價\$20連郵費。有意購買請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洽詢。

詩訊

“文學與傳承”系列 No.5，將於4月30日至5月4日在南加州聖地牙哥 Encinitas

City Library、爾灣南海岸中華文化中心、洛杉磯 San Gabriel Hilton 及洛僑中心、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

(UCSB) 東亞系舉行。分別邀請到張系國、張錯、非馬、張暉，Michael Berry、戴鴻超及影評家陳煒智，徐明瀚當今台灣、美國知名華文文學學者、詩人、影評家等。5/1 在洛杉磯的活動分兩部份：2:00 pm-3:30pm 人文講座3：《千曲之島- An Isle Full of Poetry》——詩人會洛城；5:30-9:30 pm 南加州文學電影藝術節年會“人間四月天 / Gold Torch Award Night”。活動地點：San Gabriel Hilton, 215 W.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繼《讀詩》、《譯詩》創辦三年後，長江文藝出版社決定今年創辦《評詩》。為追求批評“文體活力”和“心智深度”提供一個開闊的空間，文字一經採用，即付稿酬。來稿寄 xc63@vip.sina.com 潘洗塵、樹才收。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林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 韻	已出版	\$14.95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六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保衛釣魚島，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蘋果、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